

復莊駢儷文權

鎮海姚復莊先生簪作等身弱冠遂慈谿葉氏爲刻所  
箸疏影屢晷幾於言井水處燕不知姜白石矣嗣遂孫  
廉士孝廉爲刻誣問三十有二身王緱臬廣文爲刻駢  
文初二編刻甫竣遭共火班皆願見不得先生曰英絕  
領裏之才名滿天下曾不得一抒蘊蓄又性情敲竺兩  
值亂離故輪囷奇傑之氣盡洩之於所爲誣與文誣自  
辛丑已遂海氛不靖所作皆感事書裏驚離弔逝爲多  
杜陵夔府諸章忠愛之忱惓惓言外文則二編多表彰  
忠義之篇軍興已來東南轡籍先生目擊心靈沈鬱悽  
厲猶蘭成過江文寧顧金戈鐵馬議論崇宏言關彰瘡

之大則蘭成所未言也故尤不可聽其沈薶癸酉之冬  
先生伯子椿伯來郡訪予曰舊藏白紫清墨寶相質予  
爲重付手民曰懌先生於地下曰儋班之善讀文者先  
生遺稿甚富未刻者有散體文酌十二卷疏影廬詞續  
鈔四卷玉簫樓詞二卷瑤想集詩一卷西滬權詞八卷  
蚺城遊覽倡蘇詩一卷息遊園雜纂八卷課兒四子書  
瑣義一卷胡氏禹貢錙指勘補十二卷夏小正求是四  
卷漢書日札四卷四明它山圖經十二卷蛟川耆舊訓  
繫三十二卷今樂攷證十卷今樂府選五百卷玉簫樓  
詞學標準八卷苦海航樂府一卷琴譜雅音九奏一卷

摺蘭錄一卷洋煙述攷八卷狙史八卷退紅衫傳奇八  
卷梅心雪傳奇八卷有子三人能守家學兢兢焉曰未  
克盡刻先生遺書是懼不愧名父之子先生亦可慰矣  
校既畢乃識數語於遂

同治十三年歲次甲戌三月五澣

四明遂學蔡鴻鑑謹序

復莊駢儷文權二編序目

象山王時蘭 渚山編刻

時蘭曰蘭既爲先生刻駢文八卷其存藁未定者尙盈數巨冊蘭曰續刻請先生爰手自選訂益之近載所仵授蘭次之如苒卷數復檢昆明趙蓉舫先生光視學來湖省所仵序文相眎因錄之曰弁簡端序之辭曰管者史臣述堯四言始啟孔子贊易偶辭遂興左氏鋪張二戴婣疋戰國縱橫之語莊屈放佚之言竝驅使山川專演艸木意雙則敵理易達句耦則言情易深此蓋天地自然之文會易對待之誼非文人之狡變實太始之元

音也自漢而降皆推長卿孟堅子雲大擅其勝迄於晉  
宋下逮齊梁元黃始紛紛綺麗競尙意簡而詞侈源小而  
流宏按之則響沈揚之則瀾竭然如任昉邕遲徐陵庾  
信之徒樹典旣確鍊詞賢精雖若華腴尙爲近古自是  
厥遂力爭競綳互逞侈靡遂有斌媚之篇側豔之體曰  
書門爲札闕曰竹馬爲條驂豹隱寒巖雉竄文囿空乎  
昌黎振其衰茶獻倡文宗也姚君某伯曰綺藻之才具  
風疋之勝苒苒曾誦其所爲詛琳瑯悅心上繼仵者茲  
復曰駢體文一編相質受而讀之益取濫乎六月傳  
綜于百氏者也夫駢偶之文貴乎潤理內秀采外溢

託思於言表潛神於言端趣已情生韻隨語足若迺佻  
巧洗盪流而忌趨取媚於一寧之嫌求工於一句之麗  
俳僂諧俗何已異此此非可已語乎某伯之文矣瀏覽  
既竟用書數語於簡端質之某伯當不河漢予言也趙  
先生之序如此於先生信无溢嫩者核苒編尋一百十  
有二首此編尋一百二十有五皆都二百三十有七皆  
息則茹古體則創新蘭已爲凌駕管贇矜式來學實先  
生素操之券非阿私所好言也時咸豐十有一年辛酉  
冬日始歲刻五仍列目如苒例

七擇 九咨 醜女賦 任不舍宋元詞句畫冊賦

釋風胡子夢賦 采蠡賦 味莊室銘 玉筍山  
堂銘 勁節樓贊 范湖艸堂十九景圖讚 高氏  
雙忠贊

右第一卷

東阿弔陳思王文 虎邱弔真孃墓文 玉釧斜哀  
隨宮人文 吳山寶成寺麻曷葛刺佛序頌 瀟華  
洞贊 息游園賦 彤管穴蠶閣遠賦 天井山五  
井銘 玉佛庵碑 穹窿山上真觀碑 拯惑 攬  
秋賦 元皇慶權箴 葛壯節公寶刀箴 旌封節  
烈恭人塔塔喇氏泉二女葬井銘



右第二卷

音辨序 墨隱樓碎故序 讀風臆補序 旺餅笙  
館駢文遺藁序 意雲樓誚序 韞玉山人誚序  
湯貞愍公琴隱閣集序 吳生人月雙貞圖序 王  
蓀泉被髮入山圖序 送吳鍊君蘭溪訪墓序 葉  
鞠叅詩序 文帝遇愆文制義序 菡林類擷後序  
月半山樓記 蔬香館記 醉古樓銘 丁豹卿  
詞序 森玉堂記 周岷帆太史破戒圖序 虞小  
林先生繡幕圍香讀六朝圖序

右第三卷

墨林如意室集古印錄序 大乘正言序 高鐵珊

香象廬集序 楊鹵明小峨嵋山館集序 陳洞屋

明經曹明集序 太白樓煉眺序 遊光溪諸山記

遊南池記 揚州寄湯海煉郎中書 蕭山縣學

明倫堂古柏記 魯瑤僊永興集序 潘季玉玉淦

詞序 吳門煉禊題名記 畫禪寺書畫雅集記

元夕金閨城鹵紀遊圖卷後序 晚晴樓七夕小謨

記 姜石貞先生玉溪生詩解序 澄養軒記

右第四卷

吳山抗峰高館煉讌圖序 尺五莊餞曹圖記 正

氣祠堂壁記

大碧山館記

南湖蘭禊序

吳仲

祥邃倚樓記序

魏滋伯翠浮閣詞序

蔣純甫芬

陀利室詞序

武瞽騎尉朱君誅

丁寶哀辭

爲

李邑侯任鎮海縣昭忠祠碑

送蔣枝芳丞江蘇序

廊巖煠餞序

齊玉溪畔山蕩翫月圖記

寒碧

莊游讌記序

游天平山三白雲記

登靈巖山琴

臺記

鹵施洞贊

金山石壁記

嬾慈谿金氏婦

象山李女貞烈碑

周騎尉碑

右弟又卷

遊三葦及支塢山記

塢峙遊記

復王伴石牋

追贈朝議大夫上海縣知縣王君狀 卹贈員外郎  
銜光祿寺署正胡君歿節事狀 故處士沈君墓版  
文 槐園王府君墓誌銘 皇故中議大夫贈侍郎  
馮文介公神道碑銘 贈中憲大夫故吉安府知府  
主君墓碑銘 贈太僕寺卿廣鹵龍州牧王君歿難  
事狀 江中丞誄 謝鐵卿孝廉誄

右弟六卷

鎮海縣新建校士館碑文 蓬萊閣雅集圖記 高  
士青禺子墓碑銘 王徵君蒲塘生壙志 仁穌秀  
才吳生權厝志銘 故國子監生虞君誄 王府君

家傳 贈中憲大夫馮君家傳 凌國學家傳 向  
府君家傳 故國學生戎府君墓誌銘 爲胡宣仲  
公兄邁哀辭 皇故授中憲大夫追贈通議大夫徐  
公碑

右弟七卷

爲徐編脩師祝祁宮保七十序 馮母俞恭人七十  
壽序 欽旌節母邱母朱宐人六十壽序 壽莊智  
庵總戎七十序 高母王太宐人八十壽序 傅竹  
雲翁七十壽辭 馮縵生觀察五十壽序 比邱尼  
覺苑六十壽 贈朝議大夫河南汝甯通判王公墓

竭 故國子監生鄔君墓版文 授儒林郎議敘布  
政使司理問廳銜王君狀 歸安定婦氏張孺人誄  
夏縣丞暨婦周孺人哀辭 王明經妻謝孺人誄  
史姬汝南君壙志銘

右弟八卷

復莊駢儷文權二編卷一

大梅山館集

鎮海姚燮某伯甫

七擇

序曰惟昔淮陰枚生曰賦手騷心著爲七發而譎諫之  
旨善道之方厲焉外雖瑰整若密其宅氣之疏宕實與  
文園司馬氏竝驅後進紛紛祖述蒙所瀏覽不下數十  
家佳鳥歛籟胥藹競華紉杼軸之繭絲耀絺繡之章采  
如陳思王所云辭各嫵麗蘇子瞻所云引物連類能究  
物狀者信尔有之然大抵夸張宮室車馬衣服飲食聲  
色玩好畋獵遊覽諸端而終揭之曰內明體外達用馴

致於身修國治之極則千水一趨其未免乎流觴之濫  
乎今緣事感託宗其意爲七擇辟猶握燕石魚目目炫  
耀乎都市也或於貌無襲於理無闕尙許躋於菀林之  
賢者

折弧生美才越繩自甘墜曹處卑猥之巷競鬼躁之風  
其滯淫乎出入之蹤者倥侗如也蘭潔不修玉方不砥  
噉朋引儔敕敕此爰有黨人貪夫怵迫之徒纖兒滑  
稽愴父侏儒下及扈養牛醫狗屠興隸阜丐臧獲賤奴  
招要欵曲若將終身隨隨已枯此軀矣已斯乖五行蠱  
四民羌不自媿辱而貽哲者僂乎伊其所事憊愚局濁



偃伏趨起非時笑哭止則蹙融匱璇二炁六籀穴幣四  
緋質梨握槩動則拔河水嬉杙樓壁飛調鷹彈雀走狗  
鬪雞詭正者流嘖嘖焉慕附之願執篲先後從步階梯  
操韋先生聞而嘻焉幅巾峩峩大袍狶狶引履蹈莽振  
杖排蒺言旣造其廬室思與談訕焉生見先生延之上  
座禮而加暱無所謂忸怩竦慄者先生詔之坐善氣肅  
辭而進曰子非清明貞臣之子乎非質非破礪而材非  
屈骹乎胡然隅圯圓毀不自羈束蒙聞天地之生人有  
類族稟芳者純坳薈者駁崇修之君子終日辨惑也狎  
比之小人鮮能脊獨也子欲寄匪匪隕粥孰者邪故默

爾曰逃湛淑也蒙管子輕詔五官狂趨四支堪堪乎牛  
後蹇蹇乎雞尸抑志有所齋業無定持故蚩爾目任役  
逐也生瞿然曰微先生言小子夾亮之願受教俾趨所  
嚮也

先生曰莞席芻狗艸軀木腦岐伯樞素之書雷公雌雄  
之道奇咳審脈肘後繫方三物五石六氣九藏醫則有  
桐君長桑巫彭子陽爻闌金井易林火珠范門伍臞元  
女九姑玉靈被龜樹神占烏參奇門與太乙究九變與  
四兆懲乎旤災之言擅鬼神之言矯韓友郇公洵卜士  
之表表乎越若旺芒芻脉希微魑顏蹙謁鼎角匿犀揣

度求骨索神定儀陵九霞跨鳴雌欄姑布宗麻衣越若  
百中四餘三獸五虎演珞碌之幹枝抱消息於子午巳  
之遊尻易彥升圖南之門伊不能鍵籥而拒也越若天  
元四星狐首赤霆撥沙畫地之術玉門定宅之經乘終  
祿始貞悔捲握揉陰按陽目造嘉福此技術之至神也  
精乎其一出可目敖王侯尻可目駭流俗而子願學之  
乎生曰墨墨默默幽而難極窈窈冥冥虛而眇憑小子  
姑舍是

先生曰不民者游民坐食者蝨食將與吾子入市廛觀  
所業疇弗勞筋而苦骨授迺模設迺科百仞舉五材飭

而顧有委縮腠而偃息者哉榜檠椎鍛通之崇臯聖周  
重鬲師之昆吾搏闕父之埴操邯鄲之觚物由地而選  
匠器緣時呂制式磬雕者光鍾幌者飾函鮑之疇攻皮  
革輪輿之屬眊曲直筌緒汜布匪淫於業規萬出之法  
神明存乎人致幽眊然後揚班瞬曾未能指其督削之  
所云爰有刻玉楮混削竹鵲飛五鳳恆滿之鐙八龍地  
動之機區紙木室公輸雲梯任射不能發其智楊田不  
能喻其奇七輪之扇九層之鑪均非所希也此工絜之  
至巧也呂子之慧胡弗幾之生曰聞諸莊生之言矣巧  
者勞而知者憂無能者無所求效鼃蠡之瑱瑱雕刻乎

衆形信不如其休也小子不敏烏能從事於斯

先生曰菜穀不熟謂之饑饉國斯病民斯競是已嗇夫  
官於周力田舉於漢服先疇者其於神農堃老曰下及  
趙汜王蔡之書具案焉俾之公餘而私有羨故始播種  
終穫收日優月游不違天之時无越乎地之畔也三庚  
三戊金穰木康雷曰鎖龍雪曰殺蝗墳膏壤息黎青埴  
黃甌史汙邪豬洩有方於是鑄鋟杵盪耒耨砵犁之爲  
器剗決耔蓑弗趙堡拔之爲事稻稊稂稂稍稟以莠穠  
京囷廩庾圖害已儲利是胝是胼不賊不害旣及暇迺  
樂般般爾而嚙洋洋爾言薪樵於山之岡言密緡於河

之梁煨蹲鴟曰楮柚佐酒醴曰羔羊採蔬農雨驅牛夕  
陽妻子謳歌鄰里蜡觴此農氓之至樂也庶可以服而  
習之歟生曰美則美矣然而有歉荒之虞有征稅之苦  
抑食於人而逸與供人之食而勞先生固孰棄孰取乎  
小子未能也

先生曰無曰則爲子計億事材曰操乎貪三廉五之術  
罔辜權而姦利爰墮內曰爲出八蠶影撇橦華葛越縣  
黎生犀珍羽如雪皮革骨角桑麻檀棗濁肺翁脂郁米  
朱密陸輦龜貝海舶鹽鐵黠兮而沛艾其氣也如蛟龍  
揚爪曰趨雲爛兮而玢璘其采也若虹霓椒華以纏月

積芻豆而成秉充跬步曰及常輸涿薊遷滎陽訾雋門  
市建康於是杜陵之張海陵之黃茂陵之袁晉陵之湯  
齊息而至充塞府藏雖有銅山金穴谷牛窖倉舉未足  
與之頡頏也於是盛陶侃之家童建田蚡之大夏結春  
申之貴游飾王琛之名馬效田李之任俠輕王侯於土  
苴集烏而萃麟崩泉而騰火此商賈之至豪也子能師  
陶朱猗頓之灋目行之無左矣生爲之翔然改容曰瑣  
瑣哉一駟會主辦耳足目反賤反貴而致繼湊輻至者  
信有斯易乎其饒羨哉然而苴花方煦秋林忽風趨鹵  
市者夢醒躡東郭者路窮先生詎不思灼灼葑軌願有

如張永如鄧通如孫奮與石崇其人歟矧小子之庸庸也

先生曰孤特與深驪褭服箱負良質焉謂攀龍附鳳升天衢曰上越近乎卜繇之貢璞求刖矣不如逃箕陰濮上而逸也是又膠輪輻之運甘自屈焉今之世八埏熙熙六宇溘謐然必智絡天地辨雕萬物譎衍奭之才翻儀秦之舌遇鼓卽當在輶斯炙用曰抵掌諸侯王之門進身十萬言之策其真矣且惑者姑弗責矣夫曰王敦之雄而取郭璞爲參軍者車依輔而行也曰庾亮之通而引殷浩爲記室者水鑑日而明也苟其實往挈今濬



微達故幅利清裁綜練羣務言權賦稅則朗乎星之煒  
麗焉而度著言定讞律則章乎鼎之昭軌焉而象鑄言  
艸檄奏則粲乎支條之整列上下焉而華附言贊兵戎  
則密乎基之相劫相讓相紆回焉而徑布雖爲人捉刀  
與人成大功不猶愈乎亮特其才絕景而怨吞響而哀  
目沈薶於獸寤哉羌迺有將軍改服丞相開閣太守下  
榻大夫致幕金幣遠聘弓乘下招十離无感三端有操  
尻養隆適出入赫豪抗手貂珥攝目佐轡曰爲昔日者  
隴右巨川太原孫楚顏晃魏舒陳琳阮瑀夾於斯揚蘭  
儀凌颺羽詎若伊委隨慕勢延頸曰囂囂者乎此幕僚

之至重也子之才堪副已生迨爾而作曰古之君子尙起而從之小子不材願賦承筐示我之什雖云爾咎則已任功則人襲盡悴吾畢生大爲誰之爲而爲是汲汲也況其如丈夫貴自立何

先生曰然則赤靈瑯角霄霓天閭日澤萬類婉婉鷺雛振儀琅玕希世稱瑞士有潛精卓詭揜押底厲不與之邁風英塵翔煙紫蔚晞蘭矜而發瓊躡雲嶠日停轡其將瑟尻騷騷食蓼而悴乎殆非所自軒自命者之志也蒙其爲子彈品品之冠而寧膏芳之佩焉宦軌歧出三途括之資緣請問援制入貲通籍卽選殿最有差者曰

左途拔身戎御監督方部端委虎門爲干城伍者曰右  
途華敏孝秀翹簪九班方轅接軫百鶚競翰者曰正途  
三途旣別三尻遂辨上者尻寵驤首蜿蜒入金馬而輿  
驂颺圭鼎之昭憲其次尻要列壤翰屏聯五長曰扶衛  
磐九服於安貞其次尻開承暉茵綬培榛楛之脩翹儲  
天府之薪樞或則關策延登簠簋飭躬或則典籤出納  
履籍離容或則提衡樞密貞信蹈中或則司牧民版愷  
望樹封罔不焚芟製曰出翳儲葵心曰向陽升高梯曰  
扶搖耀簪紱而有皇此宦階之至榮也子能企而踐之  
上之造朝廷邦國之績下之騰宗族閭里之光俶儻而

激卽謂尙未足播榮未足奮香抒其弗鬱促局目發揚  
蒙竊疑之矣生聞言竟而忻忻然而憊而且訝曰曖曖  
爾標兮犖之迺耿揮清瀾曰濯鱗兮我曷爲乎泥之窘  
旣而曰先生誑我哉小子嘗稔乎搢笏奉紉者蘭臺策  
勛金簪上籌委委蠅虻不優不柔充位无術植養自休  
希指縱權枉法致賕庶官沿牒卑不與謀尠所毗讚沒  
而悠悠出參外政分隸郡域供億囂煩蠅營狗曲左隙  
右彌東脛鹵續膏血科歛艸芥刑獄偕蔭上游爭升捷  
足相煽成風懦庸貪酷信如先生言其往而波靡曰佺  
惡乎抑嶢嶢而矯曰自堅所握乎其能拯羣損而著益

於歟乎抑圖赫赫於生并而旺諸後之貶辱乎美矣未善也

先生曰蒙且爲吾子策萬全俾其體不荒於嬉心不委於予於世不役役於身不錄錄而克外鄙者提上筌其唯幽屏祛事游心浩然假斧藻於古之大賢乎且夫襟襟而帶孟仁義其權輿吮經而茹史文章其嚆矢馳驟者步遼闊者程造車者神合轍者明子而壹志銳道於蠻先靈惟或獵景畋汎浮游乎失憑也毋迺自慎曰就冥歟蒙先爲子拓詞場開執圉吐霞息曰導華蓋玉濯而含漱縑九困而入沈揭重綬曰出瞽命遣平日星山

川令帥乎艸木鳥獸綴學之士瞠焉乘後雕蟲屑屑者  
緣階而下走可謂怡寄羣言无變轂者矣生遂懷爾若  
失熹爾若得而復於先生曰小子戇茲而悟矣今之往  
舍邪辟知遵路矣黷我匪度勞童童黷闇而溺奚爲終  
先生曰未也試畢蒙之辭天下之不可棄者美資而不  
可枉者盛時徒曰績新象攄隱衷致齟適擅妍好一衡  
量於典冊洵詹詹其小哉是故九皋之鶴不白啁嚅爭  
鷗雀夫夫之雄不曰組繡誇女紅宗舉大綱躬用不匱  
發厲盛隆曰宣昭粹擷七序之簡要師八誠之名貴飫  
餽露曰爲經體易秋曰爲緯咀液於新語之純伐材於

論衡之蔚跖游夏之精心導晁董之盛氣然後歛息雅  
頌極規典謨鏗鏘歟斷離立上衢闕論所炳可已備稽  
采傳之後世不笑爲俗儒毋謂其區區操爾元券當不  
爾誣也不然勞勞而生閔閔而死沒世不稱豈爲君子  
若夫覬躬豹藏充衍名理兼資總修立枋率紀又在吾  
子之自視惟蒙叢弗跂而侍歟生且意嗒若器顏恕若  
葵屏氣而唯唯離席再擗於先生之弄曰小子之躬始  
今日有也願佩我先生箴持之拳拳循之已久久也  
九容

恢脩景已遵南陸兮天何若翕而爲秋之癰威祝融潛

嶢嶢曰息駕兮耀靈匿矐莽而卷旆風晝駭而縱縱上  
諱兮靈橫肆而磬磬其四馳嗟號屏之好勤兮漉遶堊  
而汨灘條繇方達於茂飢兮歎桔乎陰而悲萎登高樓  
曰縱予眇兮心遼逝而莫歸淼沮澤而襄邱陵兮岑岫  
頰綠而欲隕聚羣鼃曰繇諒兮鳥軒翼而不翫下平咸  
蟄化曰俟命兮極聊慄而邇回願掃兂噎于六幕兮陽  
膠葛而振熙雖我躬且不自任兮耽勞悚者曷爲懸紛  
來其不可制兮終煩懣而如推

迅江湍之汨汨兮挾石尤曰南下駛乖龍爲堦導兮鼃  
鰾掀而旁舞陟上濫而沒滑兮汨嶄巖之島嶼艸木偃



崩而漂腐兮舟檣齟齬而无所頓千里之陸沈兮實罕  
有于曠古失天塹之袞巍兮迺高防曰橫堵虹互兮  
中洲免四出兮越流俾鄰壤其遠哉兮安播種于畛疇  
惜觀望曰紆埃兮昧疏排之善謀謂久必自殺其勢兮  
終決裂而莫收豈皇天之不降恤兮抑斯民之自尤職  
重霧而窅窅罔極兮予能不怵怛而心慙

崑蓬萊于溟州兮資并戴乎六鼇層樓瑰其卿霽兮蜿  
雙重曰相糾玉娥含睇曰流媚兮琪林歛蘼而避蛟密  
防幄曰闕眇兮脩翠羽而不彫俛壺嶠而皆下窺兮冠  
太乙曰陵標閔六濁之蟻鬩兮競飲啄曰自囂弱流不

可已舟楫兮何所怒乎煦漂軒颺颺兮長颺靈云云兮  
相詭飄落兮萬藥亂紛蕪兮難理樹若木已百年兮遭  
一朝之摧毀汨九國之玉華兮沈五城之霞采苟持脊  
之克豫兮防蠱我曰三彭奚丹鼎之失守兮遽寅傾而  
卯煬嗟不知三彭之蚤避兮將曷慰乎東皇

帝錫茆君曰軒蓋兮曰女徃治其九疑率千百之僊吏  
兮披文霧曰敖嬉朝驂蚪于丹巘兮莫息鸞于碧陲朝  
上清曰申祝兮願布化之恬熙胡脩羅之不自量兮曳  
虎尾而衙衙帥薜荔曰爲并隊兮載鳩槃于遂車睥鷹  
鷺翮曰上捎兮猓猓鬢鬢而下馳元會黜其四合兮厓

屢崩而欲緒苟倉卒而竟糜所堅兮曷由報皇皇之寵  
命彙靈獸而號曰哮兮氣迺懾乎梟獍培天殛爲鮪者  
兮闢虞淵而升六龍旣弗淪窞其瑰秀兮抑力鄣而不  
使之東盡厥職曰保我縣圃兮帝惟曰君之功降天顧  
于沕穆兮能不愉懌乎其衷

螻蟻飛而不向欄兮避鼃網之蒙嵒風挾虎曰嘯林兮  
羣羊伏檻而悚惕信衆寡之无定勢兮性制乎其所彊  
彼干將之不能剗蛟兮實先自處于不剛介爲豕兮能  
突我有馬兮善驥惟八駿之上選兮目灼灼乎有芒舒  
蘭筋而怒嘶兮靈勢低而不昂星精降此龍種兮來天

閑而絕塊儻大功之克蚤歲兮竝麒麟已圖像飾銀鞵  
與玉轡兮矧寵余之實多肩所命而綦重兮復委任于  
誰何慮閒逸而不驟振兮我豈欲謂其嬋與惟時乎之  
不可再失兮願弗旺于蹉跎

秉脩蘭已相招要兮來衆嫔之妙妍秘殊妝邀悅兮  
恐受眷之不先信暱侍已申所願兮曾貞潔之爲賢組  
夜光而暉其服兮孔翠綵繚已峨冠紛謠諑而思乘其  
隙兮彼益工伺欲已固懼矢旦旦而指星月兮欲告怨  
于疲艱惟盛菲之難久襲兮胡不自閱乎我躬懇蕭艾  
之同刈兮遂改初服已倒顛韡韡榮已鄂附兮常好修

已立名邁秋飈之淒厲兮曷弗自策其所全衆迺起而  
相排擠兮枉襄悔而屯適結蓀愁而莫解兮曾何恃乎  
嬋媛還玉佩已謝宿恩兮揮哀涕已流連在儔侶之昔  
余訴兮咸邀寵而被其綺紈眇靈閭之萬里兮予歎  
白日而易昏洵君子之不我亮兮夷何慕乎永年

夫孰非瑰材之塊壘兮挈連蜷已揚矯精氣鬱其蟠困  
兮廣被蔭于平楚矧負雨露而養榮兮殊眷顧于大造  
叟因悻悻已招斧斨兮爰摧伐而身不自保惟改繫已  
奪貞兮誠媮生之非壽考迺徃穰而處已暇豫兮詎輕  
棄命于菅艸既覆我之右蓋兮復偃我之左纛要旣蔓

之下延兮及榛楛與筍筍梠株糾連如拉朽兮嗟力竭  
而歸之斃標眞宰下顧爲涕洟兮山川索焉而枯槁天  
樹女曰十季兮曰保鄣之唯女資夷重所降而思曲護  
兮竟暴焚輪而撼曰顛之繫脩挺之多欂櫨兮胡不警  
迅商而惕曰自危

竊悲夫保蠶之蠕蠕兮天何怒而降茲淒毒云託體之  
爲蟻微兮夷人順化于食息風撼巢而影介羣兮羽毛  
紛折其狼藉雌求雄而母覓雛兮聲吞淚曰哀惻槃瓠  
厲牙嗷噬兮烏鳶鉤爪而怒攫魂九升曰九隕兮能蚤  
死而奚擇罹貴賤于同蕃兮積道左之胔骼惡氣慘而

暮屯兮濁流凝而晝赤酸鬼哭之嗽嗽兮白日夷因之  
避匿嗟荆榛之密布兮誰當有此衽席願在生之咸知  
恍兮弗恃安處曰爲福職長穹兮晦冥睇崇藪兮墊傾  
尻无人兮中兇兇虺與狐兮相獶狂雖憎蠹而皆予族  
類兮曷忍焉而睹斯痛創帝非不降閔而惻惻兮終烏  
能求筮於巫陽

天非偪而地非仄兮矧置我於時之盛昌歷坎滌曰持  
所履兮羌何憊顛蹶之失常曠閭閻之八紘兮振予翼  
目恣翔鹵歛露於陵靈之臺兮東負旭於搏桑終年命  
之實多淪棄兮獲生息而叙云不感胡元黃之交戰兮

開變局已矣診謁我躬之如蛹兮籌所步而皆窘昔園  
之榘駟吾兮今薤之爲荒販蔽藂菅於九道兮麇狼毆  
而復返惛窳嫫之夙予好兮咸燼亡於一燹欲徃從而  
疇倖抒兮予非惜吾足之胝躋顧鞿羈而潛下兮劒在  
櫝而不暉接曉靄之淫淋兮飈殘鐙曰照幃元髮短而  
就彫兮歲月冉冉其告馳欲師廉蚓曰穴蟄兮奚槁壤  
之可已救飢苦昏菽而莫自檢兮余又何暇乎世悲

醜女賤

山會王君律芳作短人賤刺非類也余讀而善之因感  
於時爰廣其意作醜女賤其辭曰



幽鄰之醜女欲嫁艾子艾子見之而駭曰噫吁噉胡爲  
乎來哉其支離疏之女耶抑其鰥嫠之妹出乎其類拔  
乎其萃天方蹶降此大戾真一顧而驚人豈希有者  
爲貴羅綺抱冤粉黛遭累臭腐鮑魚木瘻土塊宜守貞  
者十季至今而猶未字也聞之夫子夫子不語斯真謂  
之恠矣爾其寢而不揚亦矧亦蹙捧心效顰媚態百出  
顧影自憐不避明月伊威在室蜉蝣掘閱鳩槃夜叉九  
子菩薩一峯當崙岬岬崕崕眼盼則淚迸於顙顙解則  
紋生於頰來窺牆上影螻螻兮生疑恐坐懷中心惴惴  
其先慄爲窮奇爲樗枳信不可已殫述顧誰能愛而忘

之而寶此已爲異物乎女聞厥言出而嘻曰妾顏何厚  
爾言斯醜先生好色非吾之偶豈不聞嫫母倭傀喙膜  
哆嚙遽蔭戚施而黃帝納之已爲妃蓬壺歷齟齬僂疥  
痔而登徒子暱之已爲妻長肚大節鼻叩喉結皮膚若  
漆是惟無鹽之鍾離戎有宿瘤同於此惟而又皆見寵  
于齊三逐五逐孤無父母齊相得之如賓如友黃頭黑  
面名士之後孔明聞之娶已爲婦更有孟光箕帚并曰  
伯鸞敬之白髮同守若亂周者褒姒沼吳者鹵子河間  
瑤光淫而無恥傾國索家厯厯皆是是非不蛾者睂犀者  
齒蒼嫫嫫柳姦姦嫫嫫瑋瑋怕蕩也靡而先生顧何棄

而何取不求我慝筮爻於蠱曰貍取人失之子羽竊爲  
先生鄙之艾子曰予之言誠是僕終未敢承命也乃退  
而贈之曰謠曰媼曰爲姝乎媼曰爲都乎姦而嫉焉曰  
爲姝乎鵲鷦娶之而與伯負乎屠門壯見之而卻走乎  
隴廉其將終蒨乎吾其擇敦洽曰與汝偕老乎  
任不舍宋元詞句畫冊賦

吾友蕭山任渭長名熊字不舍曰畫手冠一豈遠薄吳  
顧近寵唐仇餘子碌碌僕隸而已嘗厲我大某山館一  
季兒子景皋摘宋元人詞句丐其爲士女冊踰十日得  
十六幀瀝脂膏黛淥之髓極雕塵鏤影之妙謝赫之所

品鄧樵之所評於是冊綜括焉暇日披覽系之曰辭竝  
慨任君之不永季而此調成廣陵散也

是何瑰麗華鎧綺疏虹采生鬢蒼風襲襦曰永今夕君  
予樂胥是何柔膩若頽若委乳燕始羽纖桃方蘂背影  
怯人不容詳視是何纏綿展鏡无語娥媼鴛鴦婉變蘭  
杜止盼歛顰若怨風雨是何嫵雅弱穉好嬉拍翠當扇  
兜芳在衣秋千紅索畫牆之西是何幽悄歛眉寡儔銀  
蒜夜押莫窺其愁明河照天東西女牛是何蕭索紫駝  
關山鷓鴣弭毳帳雪滿月殘飛蓬辭櫛淒絕刀鐏是何雋  
永含致曰穆浮杯露芬上簞苕緝嬋娟肯來篴氣吹淥

是何豪邁瑤臺讌肯睒鸞媚舞玉簫差差散爲霧氣瀟  
裊成絲渲爾寸豪造茲詭倣下徵側商藻霽林旭置酒  
于笏未厭三復拚卷而起悲從中來山川浩莽佳人不  
歸丹黃如海繼韵其誰

釋風胡子夢賦

歲惟元默困敦九夏宛喝屏翳告停恢台罔期下上歔  
蒸風胡子憂焉迺履焦冒焚咒竭於大白之湫若干会  
譴歸而撒瑟幾希平僣幽三魂九升精墮魄畱輦輦焉  
如騎傳說之箕尾狂狂焉如還李賀之玉樓羌不虞顛  
漚蹶霧而夢爲逍遙游也返軌蒼垠福庭大開因茲優

游乎恒季庶免乎三姑之交謫哉迺就跼子而述之  
曰驚乎哉方霄豁豁而兀漚漚之淫曠條負翔易而鬯  
其斫斫解紂絕之鉗墨洄穹遼曰蕩欣籥淮南之上僊  
穢禦寇之冷風錯黃牙曰相嘔匿宛重曰流運夫夾歧  
迷而膏疇導厥徑也繁廬兒者咄竝服贖禴與赭巾殆  
隸職於椽末迺負劉而帶鉞彼掄毒而左跣此跋遂而  
右連首軒手驚趾弗藉垠氣所腰蒸魂魂焄焄形所寓  
存璘璘霏霏神所止凝索索泯泯上不及九天下不及  
九囷剖胚渾之半殼幾幻蛻乎斯身於焉俛覽興由則  
有千礪萬翳相遞相遞蔚藍演漾嵐縹可掇峯樛糾曰

邪刃巒鈎勾曰搏軼疇聳馳而高崑陲展鳳而旁翮老  
碧雛翠菌裒筍背萑蘭剪跗蓮葉蔽被複陸疊遶瑟而  
逢浮蔓曰宵締明燼而黛若縋而最若鷺而墜旣睨而  
殺若飢若馘逕囂嶮嶮折纘漬玉雲歔欷而按縣靈  
華衝菰而揚牀旭之燿耀而若焱颯之倏臍而旋回羅  
霍衡泰華之上示咸驂蚪御龍曰來會謂是迺勃解東  
壑之三神次奚秘乎金庭泊玉筍載獲載駟巨靈是擘  
兩師之麾捷揚脫祁之鎖怒塽洩纖阿之雲鳧斲銀潢  
之天脈其瀾而下注也則鰲焉隔焉而澎澎乎有如千  
丈之縣帛俄淪淪而四濫也則鼃鼃乎濺而磔焉而相

汨越焉又髣髴乎廣陵之潮易城之汨蒙於是皆外庫  
坻之塵邈畔回穴而眇知智霍駭迅動而傑池恍奠輻  
蟄莫獲自持降不能踰嶢嶷涉濛汜縱不能陵九緯跨  
三能憑敞悅而岫歛徃終曷止而曷依也无何晏溫闢  
卯丹暉耀東方葩昱超散爲夫容開馳道曰八駿巍赤  
城之九重屹而囂其文石琪玕繚焉而瓏蔥煌而爛其  
綺縠長離幡焉而紛輦礪礪瑰外招搖建中若有明滢  
拭象顥采發空橫朕闔澤衍湓勃蓬迺梯百常之瑤級  
以達乎太紫之上宮蒙聞絜虛碧琳天帝所治明眞羽  
景衆僊所駐金巒瑤華靈娥所御而是宮也夷復絳牖



「提蜺綠房軒颯結磷秘府鬱儀上標旣嫺娟而獲獲還  
環譎而天矯白榆肝悞日翳藥驪并幹而瑋交紫微玃  
擲日絡囊轄觚棱而奮挂太乙之茄承雷廣寒之桂建  
撩拓六埤四洞芒燭霄豁易庠含璽幢樹翻斯火福地  
僊都之一而供玉京十祕曰遊翱者乎蒙迺森惕震悚  
繩步曰萬踧踖偃偶采八其阻旣無甲丁淨席巡闔守  
戶又不見策鯉控鶴駕糾乘鹿之侶粲裳珮之翩襍綯  
旂葢之鹵簿更何有嬰冠璫舄儀嫺睇嫺戢奈華擡麟  
脯八瑯彈五靈拊咸來訶而來舞眇所聞覩夷莫我拒  
於是乎竦體疲曳躋於中堂藻笈敞按玉函正方肅而

盟想太齡啟囊其中有浮黎豁落八會商皇混沌攝殺  
左乙右庚逐靈玉女招神天光天火龍泥九箴崆峒摠  
攝萬精三五順行蓋署爲玉樞之上誥而系龍天保衛  
金科之所弄藏也於是乎凌眇眇眇弛矜潛韜始循欄  
曰跋盭旋踰闕曰趨趨喜冥筌之克排信大道之爲盜  
然而翠嬰所蘊司命罔覩赤明之奧下士曷探豈若有  
號屏攤旂陵場撒劍豐隆互趨列缺旁閃阿香枹鼓曰  
碯礪蜚廉布綱而黜黜赫冲礮礮而東揜律令司稜而  
西闕觥觥眈眈不可犯爰索諸懷爰棄其檢險髓鎖  
而膏斯幸脫窞而逃檻蒙於是皆意澹淡而迫齋身陵

躍曰裘裒駢碣磻之聲渺鳴桐綈獵之境開迴矚平  
泰時燦闕縹纒綦霄嶠蕊珠之殿岱輿琅玕之臺則  
惟爌爌磈礚摧灌歲鬼乍霾乍皚若曹秀之橫峨嶂眈  
綠之隱天台也幽藹搖別騰踏脩聳洞洞每每若金碧  
沈綺於洞庭電燄變景於蓬萊也一眴象逝罔究罔猜  
有遁罟識返將疇歸於是環眺柔祗瑩娛依稀竦章千  
尋交松萬壑傀傀鬢鬢仰螭偃龜髣髴髣髴蹲師伏犀  
或復有山圖木羽曰爲宅太容鬱華之與栖藉茲而息  
踵又烏知國非華胥而蒙也非卽希尸乎然而忍辱離  
垢者爲佛形棄尸解者爲僊曰蒙叡桑有園種秫有田

名繻利繻妻紕子攀俗濁之未蠲何从餐大藥而乞帝  
鄉之齡也皋禽嚮嚮飲於澗阿精丹頂紫霜研玉麝  
綵繚已粉裙尾翻翅而離猗遂廼緣尻跨背因風度波  
於斯皆也鳴籟靜柯岫幌迎曙絳足而犇但有林谿  
漻漻珊珊恬弗知怖辭諸妄之恢奇軼橫流已須臾而遂  
不知此身之汗焉而寤矣嚮有妻我已越淥促我已天  
閼厥若培阿洗易鮭蠶魃縱縱莘莘衙衙頽頽其不  
可殫數者大罔不獬豸駢足闕焉而去矣甦人續絕復  
存吾息遭趾離已抑俞蒙未卜其何凶而何吉先生其  
爲蒙釋之跣弛子廼權所告已衡理而復辭於風胡子

曰幾之動曰形形之幻曰神其殆猶滌胃之徵鑿心之  
因曾何東方罵鬼之足云乎太玄之根曰腎爲持下坎  
引水百脈灌輸土藏曰脾艮山是奠蒼折巘錡焦府相  
捍震雷肝司巽風膽輔少陽懲汎奚激而吐儻兢悚之  
蠱午來構噩於寸心復履莽而熏灼任膠擾於六淫其  
必憤懣夷靡督斯衛營蝮驚脈暢竄幽纂冥遨六天之  
泰煞沈北嶽之溟濤若夫逆噫云制流峙胥平眞元從  
從秋秋曰捍闔俾屍間而竣達乎黃庭宜二豎退曰就  
漠太紫竟薄氣而壹壺上騰願參悟曰老冊伯易之說  
醺黃婆而沐浴斯予姤與丹嬰必欲鈎宵扶悅鋪張不

經雖禿毫敝楮而卒莫能盡傾也鼠胡子曰唯蒙將繹  
斯言而爲鑒鑑之銘

采蠅賦

采蠅遲所期也期而不至賤目寫之

采蠅中阿林暉告晚江鳥歎飛心與同遠遠嵐廻互碧  
煙寫穠若相睠顧使我遲留君子未歸玉琴弭弛亮節  
雖存棘指難理蚤娟月之上升納空庭于止水置酒兮  
裴裒花光動兮風來振吾袂兮微爽舒心顏兮略開望  
天末兮要眇檢誓言兮皎皎胡桂檄兮久淹棄懽娛兮  
中道薄露潛下砌芳暗生忼惘如失孰諒苦情牽羅帷

兮就蓐索好夢於孤檠

味莊室銘

伯陽著說窮有爲无禦寇遺辭造无爲有蒙叟所仵兼  
綜二氏其文眇而恣其志憤而苦其旨曠而冥子長氏  
曰剽剝儒墨子元氏曰公離塵埃可謂知言矣嘯葦孫  
子夙曰害非爲學思其流於鞠礪也返而尋漆園之門  
握其筌蹄索其厓畧棄朱泚漫之技斲石戶農之逃鍊  
東野稷之神養紀消子之氣悟支離滑介之論追長梧  
瞿鵠之蹤曰蒲衣柏矩爲師與諸朋昆閭仵友縱觀於  
堪盃肩吾履髻之所宅抉幾於螳螻稊稗瓦礫之所存

緘天門而葆光遯尾閭而息踵納辛宮於歛啟聊爲醢  
雞視鬱栖如帝鄉不輕土梗蠶鵠卵謚之如鯀劍蛇  
蚘蝟翼精之曰銀鉤曰茅靡者處身曰弧落者翫世謂  
鵬飛九萬猶斥鷃之搶枋謂大椿八千一朝菌之天閱  
畱骨曳尾則託宿而復靈墮袞解殽則坐忘而喪我自  
得其冷汰永外於沈屯爭席非狂避竈非敬拔簪非優  
筐牀非閒曾錐指管闕而罔極於大妙雖綆短楮小而  
夾柄其道樞其斯云見獨能眞爽然四解者乎夫入世  
有憂閉門曰課易與俗爲嫉飲酒曰讀騷惟跼體於今  
乃授情於古若孫子才工達務跡恥隨眡守甯謝櫻反



通求大懲波流於外俟朝徹於中覽知本之遺編識權  
輿之有在已故蘧廬一榻寄爲鷦鷯之枝煩壤滿頂謝  
其羈馬之縛恒茲寢旂攷仝歸區遂已味莊標其槁額  
合緡緡之惠而啗邴邴之機適栩栩之遊已歸省省之  
極則是室也猶庚桑之畏壘卽大隗之具茨無列而成  
斯爲至貴矣孫子屬爲銘爰撫內外篇之語已綴之曰  
萬物云云惟蟲能天昏昏默默形莫若緣媒媒晦晦乃  
凝於神與物宛轉油然繆然五味渴口置其滑潛虛無  
恬惓吐故納新忽乎何適據槁梧而瞑

玉筍山堂銘

樹稟能慤高人於焉眇俗崇體弗劇志士所已礪貞昔  
有託予寄於辟羅暢妙矚於鬱律非徒敖次公抗晉卿  
也矧地靈偶鍾天瑰間孕其形卓爾其性介如星精幻  
斯一九雲槐嶠乎十尺如石曰玉筍名者石本鶴浦舊  
家物煙霜久饗兵火不劫蕤臆廢礫偃影層莎子遊馮  
君偶經物色用致耽翫移置於宅遂名其堂爲之堡土  
隆址蒔卉植篠已寵所遇暇且陳研拓畫校書理琴已  
娛所閑如覲古人夢慰宵樹之想若獲新媵坐對遠山  
之睂觀其磬頭綺分冰髓絮淦蝕蘚爲篆冑藤作巾蓄  
哦嶠之古雲縹嬰武之青綠清露到院能黏柳絲明月

上闌但倚苍影丈人壽者永好盟百季君子居之寤  
譌矢於獸寐抑復珠唾眊泐瑤情與糾旺秋蘇根新甍  
三兩延颺樓角大槐一株洵足寓意嶙峋外境塵滓矣  
然君金心堅持玉顏頤立旭厯銳銀者其學英峙俊邁  
者其資目之木天厠班玉堂翹穎洵無忝也或於斯石  
珉厥先幾鑑斯紳斯尙釗勉與余嘗停楫文溪信宿君  
之堂八櫺洞虛四天環納芸簡充牖蘭渠達門拓牆半  
弓閤壺中之九華柱簷一笏抵方丈之百尋君則厓岸  
與高眞率無飾以視裏霧壁笥仇池搜空青括醯諸徒  
撫奇而哀詭者咸睨乎後焉爰爲之銘曰述君隱銘曰

弗稜厥觚次弗墮落簞而屹屹包演太霍毛目良垠暉  
曰賁素履邇志遐縣軌在睹出庠存峻遇曷有常步堦  
句注天骨開張偉我敬通凌雲擅賦守闡潛元建枋式  
度彌性同固貽後孔安廼躋廼莘待振翬翰

勁節樓贊

楓江之泝一樓岑峙高檻當水古壁不塵秋庭簾飄煙  
氣易夕夜檐烏語霜風其淒擬懷清巴婦之臺芳徽未  
泯惟行義桓嫠之門禮宗斯在蓋長洲徐節婦之所居  
也婦爲故文學陸大業女幼稟開敏四教夙嫻遵戴記  
不出之訓諷毛誼穆如之辭季七歲而母喪八歲而父

又亡朝坐編荆暮埜負土括髮毀骨喻其孝哀依祖母  
而子居稱女嬃之嬋媛年十九嫡同邑徐景華爲婦牽  
犬曰市具無緣之羣鳴雞卽興提出汲之甕此固牛衣  
炙樂而鹿車願勞者乎未及一季遽遭孀苦衛門之燕  
飢矣孤飛趙姊之笄磨將自殺謂生我者長已矣所天  
者又如斯撫此未亡奚其終日然肯舅姑尙在遺腹未  
產委曲下勤忍泣且存未數月生男德源始稍慰藉婦  
乃截髮勞耳戢影曰楸茹膽寢檠壹志而守鬻嫁肯之  
珥潔堂上之羞絮遺篋之衣代護寒之襁俾衰耆者安  
飽孀嫠者成立而已脫繭於十指枯血於寸心矣翁沒

營兆復竭拮据方謀娶婦曰分責任迫於勞疾頓歸山  
邱眴婦季四十有二也夫此二十三載之中步履所臨  
危焉皆谷衾苦之淚漂可成河屏御鉛膏誓不瀾之井  
資生席艸明徹曉之籌僉云其伯之妻彼髦維特楚公  
之偶宜謚曰貞焉事上於

朝旌閭如典而德源且臚其煇燉徵辭顯揚於是吾越  
平太守翰署勁節曰表其樓操觚者流又罔弗述之詛  
歌迭相永歎予思凌寒能勁崑松於焉不彫樹體有節  
湘筠所由難折聊援樂正唱發之例用宣禮脩摧惻之  
隱坳書櫺左永播惠芬贊曰

冰與雪分容有消釋兮惟勁節之樓兮恒无泐兮

范湖草堂十九景圖讚

周君存伯卜築秀州城東南范蠡湖之汧卽曰范湖名  
其堂列十九景續爲圖徵題於能文者兼軒爽寥朗與  
折幽邃之勝羅水石花竹風月魚鳥之觀謂將奉親讀  
書徜徉目終其世焉爰仿郭聞喜讚山海經圖江醴陵  
頌閩中草木之體而繫目辭

南陽一舸遐哉鷗夷飛鳥不見清流在茲爲屋因樹敞  
楹傍磯傾人適輒可目棲遲曰范湖草堂一方秋水覆  
目綠雲露下揭揭風來鄰鄰呼之欲出此中有人玉鯽

可釣言理其緡曰茨邨亭亭者亭通之橫徇鳬鷺在沙  
如赴其約機已澹忘趣曰閒樂不知沈浮欣然命酌曰  
鷗巢林會競濃石勢爭峭能蓄深煙偶射斜照吐因納  
盃塵夢皆掉如讀太弔翻奇得奧曰北垞落落長松爲  
蚪爲龍元鶴是宅蒼颺可宮四牕明月一衿好風有嵇  
康者卧琴其中曰松下館靈均之裔金荃可佩夕香自  
柔宵語何脆桐華隔簾么鳳迴睇箏弭十三小紅雙髻  
曰花間詞屋輕綃百褶煙縫水裁美人倚鏡初紅上顙  
羅紕冰簟午夢乍迴死央卅六湖上飛來曰菱阿天地  
飄蓬江湖斷梗汎夢十年回頭自省不纜而安不帆而



靜曰此浮家風波無警曰舸亭宮人寥落黃冠遠遊一  
囊挂壁殘局都收瘖若無語中含古愁風廊万葉勁气  
正纔曰水雲癸榭夾壁如蒼紆之一溪纖翠下集靈猿  
上樹紅磴百級隨勢可躋皆煙如縵幽草爲蕘曰南礪  
再入再深一曲一密繁綠四纏若不可出仙之所尻鑿  
石爲室海橐內包天秀外溢曰壑軒千个万个風宜月  
宜鏘鏘環佩寫曰鏈漪中橫朱檻上抱翠微瓶笙罷奏  
旺客譚棋曰簣房天形笠如坐我深井目希耳夷迴絕  
人境東暘射暉西暎速景仰指飛鳥流光俄頃曰圓谷  
丈人蒼筤兒孫環列不琢不雕其妙在劣落落古姿錚

錚介節有朋如斯吾願腰折曰石所有閣閣閣八牕洞  
開衿林帶壑萬緣一堆幡幡欲動壺盧倒烝繫而不食  
吾豈也哉曰匏閣連蜷蚬儵招搖之木隱士來歸何必  
崑谷四楞折繩浮曰炁綠萬粟飄金明蟾如玉曰方齋  
一層更上齊眉女膺天秀極出冠冕堂皇大湖晨色遙  
山暮光水雲百變乃挈其綱曰并樓露重燕低風碎鷺  
絮高下芳蕤環之如堵層會不暘坐久忘午綠袂翠鬟  
列屏爭斌曰皆榭篠添碧當雨流芬向晴微風一颺飛  
過蜻蛉頗生秋想能媚詘情不須髻女打機鹵冷曰茗  
花鹵廟

高氏雙忠贊

自粵寇歸陵流祆南省官吏之命賤於棄蒯議卹之籍  
繁於錄勲蹈睢易之忠史傳未能盡列誦靈均之賦國  
殤無由遍招惟豈乎廼至如斯而天夷曷其有極也吾  
友高學沅之族姪其有臨節不奪與城俱亡者得二人  
官祿雖微忠貞死二一曰延祉字受民籍蕭山曰舉人  
官知縣死難於廣西隆安縣任一曰鏡涵字子函籍仁  
和曰諸生官布政司經歷死難於江南江甯府防局受  
民君之死咸豐元季辛亥十月初四日也于函君之死  
三季癸丑二月十有一日也二君爲從兄弟其死之日

相去者僅四百八十日有奇而賊已由粵而楚楚而皖  
皖而江矣蓋自永安陷全州而入湖南境攻永州衡州  
陷道州甯遠江華藍山永明及桂陽柳州永興醴陵茶  
陵復由嘉禾圍長沙陷甯鄉攻岳州而入湖北境陷嘉  
魚等縣進圍漢陽陷漢口鎮陷武昌黃州九江等府而  
入安徽境陷安慶攻池州陷蕪湖太平自戴勝關順流  
而下而入江南境首陷江甯府其分股之相竄相擾相  
鹵掠于諸鄉諸鎮者又不可已究窮夫此四百八十餘  
日之中舉凡白頭夜哭淒響於風林黃口晨拋遊魂于  
艸露宦門如玉之子旣難傭又難丐誰忍蹴噉訶斥之

羞繡閣千金之姬不遭辱卽遭汙終尋縊鴆溺焚之路  
遂有棄廬舍田園貲財玩好就溝壑於異鄉否則與父  
母兄弟妻妾子孫慘消亡於一燼此斯民之罹毒也而  
今且弗復言惟此持麾握印博帶綬冠大之而藩撫監  
司小之而牧丞守令方思功業建樹報

國顯親爲榮反致戈馬麟籍斲脰暴骨而殞數不能盡  
數名不可盡稽幸而藁尸櫛骸歸剝魄於鄉里不幸而  
偃泥臥礫餒殘齒於犬鳶幸而表貞烈曰邀一爵之封  
不幸而沈冥漠曰飲九土之恨幸而適迫其勢免失祿  
於苟生不幸而歸咎其身反受譴於旣喪毋乃爲之黯

對鬼神因而鬱噫兩翼之禽化哀聲爲號咷之師  
染碧色爲紅心縱積氛能速於蕩平恐沈寃猶難於解  
釋卽如二君者受民君曰事

聞優卹而受蓋而子函君之死當事無與稱揚者其幸  
與不幸已不可同日語之矣雖然受民君曰拒戰傷於  
矛子函君曰遇脅沈於水一則激發其勇而慷慨成仁  
一則持守能堅而從容就義祇爭是非於一間遑思顯  
晦於佗皆然已如雙劍之出延平而兩乘之驂騭耳者  
矣若夫倖功糜祿蓄狡貪生或飾詞於身爲奉公皆方  
佗出或藉口於責非守土不必同亡或受牽左右之一

言頓然改志或痛念室家於千里立地回頭究之讞讞  
於

大廷梟終受狂貽名於後世薰炙爲藹曰視二君誰相  
優也咄學沅曰事語余竝屬余傳而贊之余乃復於學  
沅曰

眞卿果卿亦二難出於一門目之相衡則二君末矣江  
左之王或莠而或良目之相擬則二君其特矣昔冒僉  
事曰咸臨者宰閩曰捍賊亡吾知爲君家之祖二君又  
胡不可曰繩武也哀我大令悲我參軍壁星兩耀庶幾  
斯人

復莊駢儷文樞二編卷二

鎮海姚燮某伯甫

東阿弔陳思王文

夫天何飄駭已下拉枯莽兮塵上黠而蓬龍乎大魑沛  
縈帶曰狀卑汙兮河東逝而濫其魚魚游梟諱而龜岷  
其咆趨兮惟城不闔埤而四隤恫賢王之陵廢而餘隧  
兮望鄴宮而覓愴乎曷歸惟王之抽騁於翰牒兮條之  
粲而鬱其芳蕤衷屈賈之謇謇而莫予諒兮流悵悵曰  
發爲响哀菲季重之背道而呢訾兮慘息祖之膺斧而  
遭戮曠蚩蚩而疇應與劉兮苦癘轍於儀廡之卉覆矧



其豆之急其相煎兮傷離析於骨肉棗之噉而成疑讞  
於黃鬢兮璽書賜而鬼又殞於朱虎繫我王之徒跣詣  
闕兮噉媿赧而涕洟於相鼠縱葵心傾而衛足幸生兮  
卒衷蠶目淪猥於下竄始受疑於厥考兮昧雕飾其儀  
躬曷煩乎而衣乎繡兮曷車乎而犯乎宮後見絕於童  
昏兮尋軌涂而百詘求自試曰噉審舉兮曾不直閱閱  
者之一映豈重卞璞而不恤銜媒兮殷鶴竝於九閭猶  
是土龍與芻狗兮安識乎累卵之危難自存畢身世而  
眇親愛之緣兮曷剖肝示左右之賈豎恆竄錮於東海  
之壩兮老鞠櫟鬼臬曰沈處憐拙信而籲天曰訟兮冀

晦光之昭皦乎身後惻抑慙而不自解其迫徂兮奈放  
悲而粹折於匱踣儻王而紹緒曰恢熊熊兮奚肩差漢  
文而不舜禹也懲木之腐根而俶懿其親兮奚田趙魏  
之僭陵乎姬呂也旣不辰而稟我子踏兮鍛九苞而鳳  
儀終蔀也究牘削於干穰之哀鉞兮夫固孰殯而孰駟  
也馳白日而鬪匿兮晞翰露於叢營眄魚山而翳嵒嶙  
兮旁則有遼遼之崩湍願霸毋憺憺而踈曰滯兮罔內  
解於嬋媛侶黔羸目敖嬉乎遮須兮弗蛩蛩於巫咸之  
寡恩

虎邱弔眞孃墓文

虎邱故佳麗地其流萍寓絮抱綺自傷者則有沈飛香  
韓夢音周寶鏡席耘芝朱霧珠之侶其泊鷺漂燕宛轉  
依人者則有卞玉京沙嫩兒柳人月董青蓮陳二分之  
儔其薶香拚玉沈沒終古者則有劉碧鬟姚磬兒徐蘭  
敖十二孃通判二姬之隧翊言英俠有金姬墩柴聞銓  
之記具徵也言節烈有鶯央壙王雒陽之碑可攷也而  
過者均不之問歟真孃一墓自唐迄今李紳序軼事於  
前敝鑛復廢址於後劉禹錫集同人詛一卷都二十有  
三人繼有伶者次莫不抒歎約之思極芊緜之致其與  
成都薛濤錢唐蘇小垞峙千古者歟日者偕陳君桂軒

郭君季虎遊三君曰明當具名花佳酒酌奠其下子曷  
爲之文羌无故實因綜昔近諸賢弔墓之仵掇其語曰  
爲辭曰

塞北花兮江南雪

白居易

微青蛾兮斲翠髮

張祜

愁何爲如

風燭之滅兮歌何爲如梁塵之歇

李紳

鏡鐙閃而妝臺啟

兮幘蓋颺而舞袖拂

劉禹錫

買爾笑而榆莢飛兮效爾聲

而柳眉結

李商隱

淪金釵於劍壑兮詎油壁之能來

沈亞之

生旣暢風流之樂兮死或增宗冥之哀

羅隱

胡香鬼與臚

骨兮終消撇如黃埃

王禹稱

羌狼藉乎豆蔻兮或託青鳥

已裴裒

周鼎

海棠不可目喚兮

顧仲瑛

墮嬌雲之霽粉

楊忞

輕薄其誰媚兮慨錄華之易殞周南帶啼痕於艸露兮

睽寒食之遊人高怨錦囊而悲瑤瑟兮誰樹連理而香

日返寬蘇平薛荔援牆兮蘭萎露曉鴉啼兮夜鬼譟梅鼎

惟千秋兮為爾傷水鳴咽兮河之梁陳祚一坏寒兮巫

峽夢張慶孫瓊姬眇兮行雲送汪琬彈夕易兮琵琶濮駐花

裏分香車季氏潛移兮片石汪懋不放畱兮啼鳩丁剝

蒼苔兮誰護陳王旺生公之灋兮其悟呂楷分霸主之

山兮沈惠悵芒蘿之人去盛傍幽曇之地兮蔣紹侶泰

孃於泉路周準清梵流兮蝴蝶宿彭酌一杯兮道旁竹孫

化羅裙曰為劫灰兮沈空璫青於堊塘之麓薛

玉鉤斜哀隋宮人文

甘泉城西四里吳公鬪雞臺之下曰玉鉤斜隋宮人叢  
葬地也原艸不綠堊棠亂開杜鵑天遠帝子之魂異鄉  
蝴蝶春短美人之夢長夜絲華一瞬哀怨千縷金粉彫  
於山川煙花封爲京觀用拾椒風之事曰當讎露之篇  
辭曰

白雉蜚姒社滅元龜化姬鼎移驪鳴嗚太子經燕涎涎  
皇孫啄傾城哲婦索家牝雞自昔爲然矣然難援此曰  
立汝宮人之罪汝宮人者不過備位九嬪充一百二十  
人數耳價不直三萬金之聘位不尻十二星之尊而竟

使北嶽溟濤含天紂絕沈豔睇招花之嵬聚單衣泣月  
之蒐辱并涸而玉樹彫場江秋而絜馨萎其孰致之然  
邪夫不立天定禎明爲鑒而荒淫非度者煬帝也不取  
周姜楚鄧爲師而順意曲从者蕭后也意在廣陵何如  
一幸非后之聳帝曰爲禍始者乎后之弟懷靜因乘勢  
建開河之議諫者多死之役丁夫五百萬人置離宮四  
十餘所棄二百里西苑營千萬戶迷樓充後宮良家女  
數千翻一院十六人舊局惟時嬉沙棠於太液后實從  
焉一趙婕妤也蕩采舫於西湖后並偕焉一陳金鳳也  
而宮人遂效妖效尤蠱寵競麗插其翹必翡翠與桃

葉攤其髻曰翻荷與坐愁鳩屢飛僊鳳勒繡襪雲錦銀  
泥緋羅蹙金曰爲帔五色夾襖單羅花籠曰爲裙於是  
發姿媚八萬四千縣寶珠一百二十陳宣華賜同心合  
也沈嫠華署長秋書也杏嬈拂字慧心也馨兒解夢靈  
舌也周晨光辨酸煤味也楊明霞報玉李榮也妥之獸  
尻不聞再幸羅之託疾无賴橫波於月寶寫勺藥酣姿  
於雅嬈索薔薇花笑惟時瓊屑糜而久槃成市甲煎沃  
而沈火如山洛妃移幃則珠海龍迴玉女行觴則碧天  
鳳下御轉關車一兩薛靈芸夜來之雲環烏銅屏四圍  
武嬈嬈鏡殿之月信乎珠幌館娃之閣夷光與脩明闕



妍玲鳳崇霞之臺旋娟偕提嫖爭妙已矧盈盈十五吃  
吃駭慙一盃水僊花肉身寫影雙跼紅粉蕊迎輦司香  
又袁寶兒之工於承悅歟至於韓俊兒者侍兒耳設珠  
翠香牀置荆榴寶枕解馬相如橫陳之賦通拳夫人繫  
女之經吳絳僊者殿腳女耳靈瓊佩之蓮帶長眉畫曰  
遠山給五斛波斯之螺賜一器合歡之果而皆緣女君  
隱嫉香輦潛疏曰致來夢難憑張阿元舊恩中斷崕峴  
長隔吳淑清故里无歸苟謂防其僭而奪倫而一在整  
宮闈后詎有仁宗瞽后之識謂惠其溺而怠政而心常  
存社稷后豈有慕容殷后之仁况汴堤乘舸依依坐臺

上重簾月觀凭肩喁喁說東宮時事知時勢去而終於  
默賺宮人奏而速之刑其又誰也故賦絺綌絲竹之辭  
知后特假文曰自飾繹春蘭秋鞠之語知后久固寵於  
上心一朝閤殿梟鳴倒戈蠶入蕭衍踐東昏之闥道成  
突廢帝之宮焚摘星樓毀流珠閣夷長阜苑傾木蘭亭  
龍尾斲而難脩鼠腦搗而亟殞應大行殿之讖從長城  
公而遊爲慨然於吟秘洞僊卉詛而哺如桃暈者侯夫  
人也而早曰縣帛亡矣在后旣无此先幾插崑山潤毛  
玉而澤比蘭膏者朱貴兒也而宵日罵戢伺矣在后更  
遜其節烈忍爲之竊紀姬大去之義馳明駝日出關偷

蔡女一息之生唱胡笳而返漢後且入唐貞觀宮掖同  
元夜敖嬉責隋大業荒亡背故恩深重賢婦人當不至  
斯又安能原情爲后宥乎而汝宮人絮影向溷夢椒成  
煙欲效銅爵臺賣履分香招魂於月翰十五皆受磔於  
司馬之亂軍或類阿房宮慢立遠視不見者三十六季  
次同羅慘於楚人之一炬刀兵閃避都輦難回豈尙有  
冲華流播改服爲尼樊嫺出宮家人語舊者乎雖汝宮  
人當日未免色婉才變被季蘭之寵榮齟齬折鬻學孫  
壽之蠱媚次不過如河東輕鳳耀寶帳夫容南唐娥皇  
唱瑟琶煙月旣不日洗兒錢造孽从祿山謔歛於便殿

又不曰鵲鴉袋構獄遭海陵手刃於門樓其次者廁順  
容習樂之班儕充容分脂之例爲裹頭內人供掌茶澣  
衣之職爲袍袴官人隸執拂捧盂之司閒或有插竹灑  
鹽邀恩晉武尙衣巧笑獲寵魏文而卽云困民役於昆  
鵠明光寶緣李夫人哀蟬之怨失兵利於淮南壽郢盡  
關潘玉妃貼地之蓮此汝宮人所歎恨含冤不瞑目於  
泉下者也嗚乎秦鏐燄滅啼光汾之蟪蛄金殿香殘走  
蕪城之麋鹿雷唐莫雨閬玉管朱弦之聲螢苑西風遍  
荒楊衰艸之色荀或被昭華之寵名已沒其朱姜班或  
著辭輦之賢事且佚乎彤史絡網之晨窗綺綠早絕飛

灰椀愁之夜帳酣香空尋斷淚金蠅長化絲鳳皆塵等  
秦之內人斜猶唐之野狐落明珠翠羽弗魅蕭生月地  
雲階可逢僧孺十四載無愁天子抵得麻胡盜首撒手  
虛空千百劫薄命佳人好从欲界回頭齊心懺悔

吳山寶成寺麻曷葛刺佛序頌

粵自休屠創祀將軍求像於焉耆維衛開宗帝主迎神  
於天竺一萬五千秘號四部檀那四百八十浮圖六朝  
梵網闍梨髣髴承大弟子之班貝樹迦尸幻古先生之  
相香城寶化象正有綱智炬鐙傳鷲緣咸契已吳山寶  
成寺石壁麻曷葛刺佛者元至治二年騎衛上將軍左

衛親軍都指揮使伯家奴所鑿也蠶叢上闢熊耳旁撓  
役號臂之神丁破鴻荒之遯甲變九地豔羅之相造太  
乙靈園之宮陸吾闕虎於崑侖夸娥操蚺於王屋閃屍  
難狀詭獮誰窮夫狎噶瑪霞之神雞盔插羽崇色拉山  
之寺象杵降魔崇攝牛王弄寶吒之鬼棒螺歛脛骨鋪  
天井之人皮妖女血乾蓮華湧塔波旬首落驪子揮刀  
諸香妙林脩羅淫冶之眷玉耶阿魃提婆祕要之書寂  
月上而忍殿旛開淒風迴而閱叉袖舞而此佛者非鐵  
圍觀身等金剛穢跡臂癭髮蝟來護戎之門火吻電眸  
駭中丞之吏墮扇提羅之外道效遮文荼之怒神殆佑

國以除殘特現身而說瀛祖肩秘密度摩鄧於禪牀灌  
頂醍醐誡月玄爲歛器夜卷赤天之甲十萬鳩洎朝充  
黃父之糧三千薜荔羈體一串熊熊生舍利之光黑闇  
九幽號咷演泥羅之劫師桑鳶之斬毒祛藤鼠之纏身  
殢拂俱頭脫離怖畏光音少淨結撰優曇掃五陰曰定  
三宗刮金篋以還玉相腐尸裏戮化蘇陀天食之供骨  
孔穿鉤成忉利善男之種能於人相參我相不曰小慈  
賊大慈此固菩薩之至仁瞿曇之本願也旣肅辦香還  
淩古思在昔聖童入殿大寶稱王鑄中興印曰賜僧改  
郊天臺而建寺金輪轉運紺馬臨朝火宅盈城白蓮混

跡曰致持挺粹命官之髮爭達墮如子之車肆野多狐  
敬天若鵠微清旣饗陰譴宜加然而賊捷海都病驅寢  
殿臍巴一禱下鴛婁利之神兵身界六鯀抵阿迦雲之  
上藥不得謂三昧之眞香因感七華之妙覺難憑也厲  
鶚氏曰是佛之名或偁馬合吃刺或偁馬吃刺宋氏之  
史陶氏之錄可徵焉不知譯曰梵音實惟摩訶那伽爲  
諸羅漢中最大力偁龍象者操般若難陀曰度衆假巴  
元醜伯而幻形畫壁狎牙快嚼蘊師之骨石胚瑞像詎  
遭雷火之裁縣日月於兜率天中暎羅歸命乞星辰於  
木瓜林下帝釋分權爰膜擲曰頌曰



武林虎拱天目龍趨心門蓮湧覺岸金鋪青牟紺髻慘  
聚殞軀燭陰遊戲羅刹吞屠降師縛象僕虺臣狐明辰  
泰煞鬱壘神荼風輪劫盡脂夜痾除靈通山澤氣攝顓  
愚旛縣豹尾鐙照駝酥承日齊絜孰來戲愉瀛藏載譯  
大力非誣犇颯駛電不劫名區

濃華洞贊

如臺如几如牀如屏如覆黼如倒菌如員槃方匝者五  
六百石嵒嵒焉陵累日爲屋如寮如櫨如疏如輻如環  
壁如偃扇如重窳斜竇者四五十闔洞洞焉譎詭日爲  
門如阮如梯如塹如隄如僵虵如蛭重如旋羸屈蚘者

十八九道螺螺焉曲拂曰爲徑論乎人工當无是般輪  
之巧貴獲之勇論乎神工豈真有巨靈之劈愚公之移  
糾之曰揭車畱夷薊紫杜衡莞芎則猗萎鞞鞞而不能  
辨其馨藻之曰施渥晶英翠粲元黝焜黃則鈹鏤瑱瑱  
而不能定其色奇翕正關武侯壘也出窳入窳煬帝樓  
也怯何踰天台梁也猝何讓峨嵋棧也捫其虛手則膩  
然灑珠頰漉玉漿也蹠其底履則公然涉魏如陷晉淖  
也緣頂恣闕有若衝狹舞絙跳丸劍逞角觝者犇然而  
續視也向窾延嘯有若啼魃鬪牛鬪金鐵攢螫管者呼  
然而撓旺也夫綜補怛諸山之洞可名者一十三朝陽

曠梵音幽潮音動摩尼靜金剛溫龍女涼蓮臺高洛迦  
下寶塔淺觀音深而茲猷陬牙覆沓兀婁徠齋庠甯巧  
老厝窟厥空千彙萬狀不可窮詰殆辰州鄧夸父鼎身  
毒者闔窟山仗我佛神力搯之擊之搏之掎之剝斲之  
摺疊之奪壺領飛柱之妙役海童馬銜之衆置之齋潔  
勃澥之地呈其鬱映懿渙之觀益亂益整且陵且安俳  
徊其間嗟歎而已洞名瀛華在几寶山東天門下爰爲  
之贊曰

宣大智慧挈轉輪藏竅竅一心重重百障胚則成相碎  
之爲賞超沈拔淪彼岸無上蓮華融融珠虹玉胤撒幻

優鉢吉祥瓔瓏枝髻外峯彈指中空兜羅四展月上天  
東

息游園賦

歲昭陽赤奮若杪爍自郡城甘谿里移家小浹江北澣  
質顧氏屋一楹住楹後隙地約畝半牛羊齒矢錯亂礫  
埜蔓積二三尺時農暇招鄰毗數人犒曰酒命之治辰  
及午就砥蕩焉於是專石曲屈爲小徑徑左右闌之外  
籬之緣籬入徑門之繞籬溝之或坪之坡陀之各相其  
宜爲高下植卉藪近百種四時畧備焉籬之陰畱半畝  
爲蔥薺豆蔡之區雖小足娛已工日半月費曰二十緡

或得偃息用供游覽胡不適哉名曰息游非叟僭君子  
藏脩之義爰賦之曰

燕啁啁辭虛梁鴉喑喑啼魏堂矧迺爲梓澤谷平泉莊  
昔跨乎南園今不如北邙石齒齒兮頽岡其畫棟與雕  
宋邪風肅肅兮白楊其金瑄與玉璫邪曾不如四松之  
浣花五柳之柴桑俾過其地者猶爲之邱焉希虛頽焉  
而旁皇余鄙人也万不能梯彼夷何敢蹤此慨乎年及  
知非得无一是畋煖獵飽而不生楷險因阻而不死於  
鄉鄙之好不倫於冠蓋之籍不齒而猶人曰爲猶自己  
爲芷何上不能建樹於朝下不能壻溺於市惟冀融賤

而陶貧毋迺景羞而形恥乎雖然儕氓隸已翳部數也  
局景枯槩焉是固也匿頷顧於環華絜也軼塵畔換焉  
是驚也惟余自弱冠始今三十年摠攘鴟誰室已六遷  
或湫澹兮或爽塏曾弗自營其一椽爲棘林兮爲尋木  
羌隨所遇曰回適相如不賴卓女富韓信不受漂母憐  
許家不曰馬磨媿王氏不因牛衣賢酷醜曰自纏則高  
軒大鼎皆綬纒方洋曰自鷙則衣毛豢藿爲上僊日月  
交錯陵崩水涸疇龍疇蠖得樂且樂桑田而滄海之誠  
未可豫度則今日之宅閒閒逃役役夫固蝸我於斯樹  
蘭我於斯託也迺僭客曰爲主遂改自而仵遷衍蓬出

之堦墉搜煙蕪之胚渾騰帝女延王孫庠斟露高拂雲  
凌碧穠媚紅宵辨尔正之種薈離騷之薰瑩娛插爆輪  
菌蚡蠅風之瀏蒞月之鮮爛佺杖喬烏邢笑尹嘖致其  
霸嫵與吾昵親曷其爲秦臺簫齊門竿喈然而吻飲者  
則有鶯之嚳嚳誰之朱朱曷其爲鄭交竿鄢結楚繡然  
而儻儻者則有蠶之申申蜨之午午然祇足以狎眄旺  
而仍未可以拓心腑也夢蕉而誇鹿抱鼠而矜璞醯雞  
遊甕而不知天之穹穹鼃鼃伏井而不識海之遡遡表  
步方丈而園之也其毋迺憲封而耐惡乎不見夫青虬  
抃首礪角鬚鬚旣如金墉不勒而特惟龍山大楓之障

於北也瓊巘若笏巖巖趨趨迴雲複霧干枯方枘惟東  
岡剝鑿之屏於南也其東則章桐槃迤結爲靈芝之若姑  
射貌盼珊煌步而逶遲其鹵則浹流下洞牖抵厓搏若  
洞庭僊來漱萃籟而張樂充馨潔兮一堂流蒼翠兮四  
廡朝霽聞樵譌夕雨聆漁榔極騫汗與謫詭就片壑爲  
挈綱抑復蔭蕤平窗有鄰之巨桑苾苒乎廊有隰之昌  
陽言紬吾簡文漢誼唐言律吾縵下徵側商言墨吾楮  
畫顧書王出則衝酒市柴破僧扉竹人則扶老親杖課  
幼孫讀可曰爲邵平灌爲甯戚牧奈何凍我驅餒我逐  
旅食每千百里而歸家死三五病也然而江南之民遭



兵者戮浙西之民遘亢者曠予又曷爲乎處平曰存福  
而猶不自知其足也且夫役謀於愷惻靡不罔結勞於  
崇廣眇不妄必欲曰銖較兩曰尺衡丈將凌歊之臺終  
不如闔風之高爽圖鱗之沼莫或擬天池之閎敞而何  
若筮息於乾我遊我天恬漠今古離容歲年熏班馬香  
而摘屈宋豔挹浮邱袖而拍洪厓肩微魚曷淵微佩曷  
荃謝歛坊曰黠黠胡鑑井而駢躑迺爲之掃蘭坪瞰蠡  
斗田父賓魚童友爾曰雞我以酒花融融松瀏瀏唱俚  
歌戛瓦缶齊化惟與律魁適鬯服於兩大之高卑

彤管欠蠶閣後賦

穠辭綺互淺可妍目治思絲吐深則悅魂惟通乎哀始  
喻乎樂能微其感迺顯其情國風肇祖離騷後塵南朝  
遞沿軌涂潛易佗者數家外皆浮豔或蕩而流抑死譏  
已寶山蔣君純甫寫水天近聞佗煙花副錄爲處怨者  
發其鬱堙製彤管久蠶閣賦凡六百言長門之遺均也  
讀之懷黯如譚變宮推尋其意申以代答云

惟眇易逝貽女緣芳燕羽上下朝暉在房沮靜色而停  
盼不言怨而益傷謝容飾於膏沐憑隅鏡之自光習習  
微風若欸若約遺之忽迎索之還卻遲回百端中隱外  
薄騷衆結於一繩枉自費於籌酌飛夾幕之蟲蟲噪乾

枝之鵲鵲任晦墨之侵尋庸何滓乎所矚泊琴兮擇厄  
整有序兮弗差亾頽逸而流笑防溢媚兮還自持施何  
慊而煙卷苓何怡而露舒難測化於其竟矚尋茲於所  
初悔竊憂之爲障理亂髮於一梳枕香雲裔屏晶玉朗  
亮采發樛娟妙潛幌藉衷已恬得緒猶悅循願洽思抵  
隙畱賞直片語於萬金保明珠於寸掌輕釵裏絲瓊蘭  
拂衣茹辭皆領薄怒火宜導清汎目引度含柔婉目匿  
菲猶自顧而疑忪恐違聞於昔期惟形觸而影背曾蹇  
修之可挽迭水往而露來羌煙裳而絮佩悲游坊之算  
膠倏如環之相回閃流霞於觚端展橫山目明黛啟靈

愉而寫姿紉夙誓以當諄諄曰跗之承兮織葩沆瀣所  
澤兮畏多剖一塵兮无內指青天兮有涯孱體而劬其  
志兮瘁年華於嬋嬰壅所憤以洩爲涕兮別則那及蘇  
煦而不自煖兮穠奈何慍兮悄兮安知其他林陰滿闌  
鮮翠生潯斜陽花枝蝶儂思宿於焉率重簾然明爛弄  
宮徵斟醕醪振積醺揚微矚

天井山五井銘

奇包於險卻身避險斯奇與目閱靈闕於漠冥心通漠  
斯靈已感著天井山山之奇者也山有五井靈者也井  
蓋龍所宅也嘗遊焉丹臺万仞迴頂斜拄翠礧九紆越

磴四流高天上橫界如銀河捫蘿過厂十步五樓環如  
螺如約二十盤踰溪者八始跨其脊來徑一縑雲絮已  
塞拔荆安礫微可移趾斂寶掌卓錫之洞弄九曲戲珠  
之泉導以一僧从之二客漸入鳥道并無樵跡蒲伏下  
頰心顫神駭筍石戟立飛湍雷走厓垠百孔髡木偃梁  
積日蔽虧敗葉青紫迺復批甌摩甌躋鳥仰陵噫竅之  
風有稜爭湍之瀑無勒自第一井至第四井徑三五里  
皆拉攏翳薈釧齮丞鏐四井之上曰攀花隴砥石方丈  
用以少休井形坳隄攖巘出滂困气久肅塵不飶墮闌  
蘇玉膩涎黏有香自唐迄今靈蹤迭表元吉在上國无

魅焉再上三里爲第五井珽壁扃霧蜺旣守門松章千  
年森列有敘縮踵次且望焉而已山爲東四明之支距  
鄞縣城鹵南七十里陽堂黃禪金谷青獅其外郭也還  
謁神廟劖銘壇左

靈之昭昭宅巖之阿爲鼃爲蜴齖齖迺迺卷含放易驅  
虎棗鼃莫或屯膏爲蒼生福乾爻極五亢悔弗占稟天  
而令順化飛潛神困澣通岑關雲陡東角星宮恆輝无  
訃

玉佛庵碑

緣空寄實始建浮屠因幻肖形迺造佛象用揆厥意益

謂靈覺之衆有所宅處斯歸敬信之心有所憑鑒則壹  
末流旣頹奸僧假之以牟利愚氓趨之以邀福東晉以  
來尤加甚焉然而感應所著亦難盡誣鹵陽白馬夢丈  
六之金人牛頭僊窟證辟支之上果子懋禮佛髻中之  
花叟榮崔光誦經肩之上鵠不去以是善因咸造金幣  
樂輸鑄銅於瓦官琢石於崇敬或範大柰或雕旃檀上  
自帝王中及士夫下逮黎庶巨者舍於寺次者奉以龕  
下者佩之體自唐武宗會昌中詔毀天下寺四千六百  
餘區招提蘭若四萬餘區凡有銅象鎔以鑄錢餘象皆  
改廢之不可以億數計鹵教所行遂漸衰息玉佛者當

時逃劫所遺落也高周尺尺二寸側三寸五分凡爲佛  
菩薩象者十有四屋宇師象華幔旛蓋等具焉假昆吾  
之犀利發太璞之精采人龍驚嶽旣瑋其相天琴紺馬  
亦粲其儀濯之以祥河之激揚之以慧日之曜座之足  
銘辭可繹者六十三言悲剝者四言太抵天平四年靳  
逢受央成兄弟爲七世過去父母祈福佗誓劉牢之之  
願通阮孝緒之誠斯其例已天平系東魏孝靜帝年號  
四年爲丁巳鹵魏文帝之大統南梁武帝之大同皆三  
年也維時衆生厭厭佛運正中王塔舍利出於長干天  
竺達摩來自南海珠峯靄谷之寺寶誌三絕梅岡雨花



之臺靈光一經人天小果但種有漏之因龍樹大乘偶  
得契心之旨此佛舊奉新安如意寺天台僧達受得之  
持以示頤道翁翁曰船象者逢受得象者達受字跡近  
焉殆惟夙緣結曰再世僧喜甚擬建庵供養之竝埒曰  
舊藏晉太元北魏太平眞君周廣順所船銅佛三區曰  
永承久索余文丹之石余語之曰子之是役也爲佞佛  
邪眞宰非形霸位有主支遯之說也爲好古邪雅翫神  
趣裏佩曰遊慧遠之言也然而智珠內握形相皆爲露  
泡金剛至堅劫至終於壞滅常明不昧惟心爲有主以  
物遇我過時則兩亡若論元方之奔世指圓觀之後身

已墮膠鼓之見尤非達識之義雖然曰僧四道无礙三  
版有季金輪所裹捩之於逝川寶塹可成矢之以磨鏡  
縣神幢以明月啟香城於竹林供靄跡以組鉢寄梵住  
之清課崇信其教誰曰非宜歸善寺之象以慧侶而尊  
華嚴堂之船因灑誠而重鐙王入室允輝多寶之色冲  
襄構根爰脩文殊之讚系以偈曰

萬億江河沙納之一散塵散塵在劫中孰僞而孰真散  
塵散萬億一塵爲一佛一佛一劫身何生亦何滅云无  
生滅端滅者已无有存者雖未滅存劫生亦偶旣存且  
佛之奉之迺有室與爾奉佛入於世適相值佛堅有毀

時知誰見其毀僧或解此偈三寶具可委若知委三寶  
是大解脫時何此一區佛等於挂身絲見佛且擦佛世  
嘗有是說既僧且佗僧粥飯釜中熱

穹窿山上真觀碑

真象豁儀實惟天秀之撰曠表絕俗卽爲洞霄之區故  
僊靈因之往來神人於焉宅處粵若仲微蛻形於太華  
長生餌丹於青城縉雲元窗雷平方臺設寄一時仰止  
千禩漢三茆真君秦德信侯之孫也昔鬼谷子弟子咸  
陽南關初成先生入太清下平洲戲赤城抱一不離順  
行三五惟真君之高祖四傳而三真君兄弟生遐慕祖

風攝赤二始咸曰沐浴去穢耐道超世次畿甸曲元蹤  
著焉是以金陵華陽隸於洞天地肺胃常列之福地若  
吳郡穹窿山臨良鎮坤控湖提郭林屋裘帶禹祁頡肩  
往因赤須煉石畱侯采脂淳信偃游開此化域山之上  
真觀肇始於漢獻帝初平中當時所祠祀者无攷茲惟  
三峯魁堆迥出塵壒遂曰三真君屬之謂嘗白鵠消搖  
疊顯霽異縣函關之正脈啟上清之宗風天柱左慈兼  
營小括之室太行玉烈亦栖抱犢之山援以證斯亮非  
臆說懿

皇朝開國之始百神叙揆六宇謚治有道士施亮生者

衛生息踵菌質无胞翔洋事外歆沐太平過其地惏然  
生墟落之感焉旋目眞君夢感壹志誓勞謂不辟其荒  
莽充拓舊基明无已介

聖人萬歲之祉幽无以奠上洞九眞之駕爰迺擴篋捫  
葛神運鬼輪恒持勇赴拮据營構以底於有成明闔四  
邇元椒上麗霞城冠以鳳采玉臺迴乎虹梁廊垣繚焉  
松栝茂焉飾天皇之旒黼象其威慈列台將以甲丁赫  
焉森衛功用所寶九炁飛霄之章毀跡可深六彌司命  
之府案以堯峯闕以震澤天平靄品鑰於左桃華白馬  
扈於右禮斗之石樹壇於虎巘拄杖之泉通源於龍井

岑而迴盤蔚而凝止成都玉局武夷冲佑菽斯加已施  
君守正乙盟威之律與眞君恒山異科而克通門參變  
蒼流握源緣是普濟世之宏德竟恢宇之巨願元理既  
唱蒼琅之軌聿存行光不彫絳靈之輶同駐夫吳人好  
機信事邪覲自施君宜元羅之妙開譚對之庭遂各迂  
延休嘉歸趨正祀相與接誠崇謁者已二百載於茲微  
特神道設教爲

盛世所不禁抑亦相安保息資冥眈之實多气萃斯神  
存感至斯應速未可云乎悠謬也福澤黎庶呵護平平  
相期風雨緜甘永皞皞於

唐虞之世恒茲旌舄掄引託搏搏於桐柏之宮爲之頌  
曰

禹餘上極空青包搏精鍊鳬揆元微垣熒煜三台搖  
天指一揭雲迴杓句金斗矗峙巨嶢之朮內闕瓊仞切  
真人玉童斑羽袍太真義裘晨纓影流珠綠景无襲抄  
五門白鵠通翔翺錄圖延蓋聯其轡出入造化資遊敖  
翠屏萬仞龍爲尻霄霧勃勃松霏濤吳興羽士今辭陶  
丹珎駕柏蓮華巢洞陽流火森紫標蒼蚪白虎相招要  
烟熅上下鸞鶴紗通津析木凌元枵九芝紛委于藥交  
號屏箕伯環而朝載鴈載鸞焚薌蕭肅穆而禮神明劭

律无詭譎儀无僞方明峻絜離羣囂呬笙震瑟鏗瑯璈  
東日西月雙輪高道音玲玲宣太寥冲容縣願愉且嘯  
醴然旨味澹益超性根命蒂醺如醪无爲至諦破渾泡  
光元回釋澄河消舒花布蒞紛榦條三姑伏劍難雄虬  
蠶茲衆僕紛塵毛尸祝大庇同渴瘠畢方魃蜮嚴除薶  
星淫石沴歸均調參

皇贊極祥飭微豐儀富象充四道迺眷迺顧天於昭虛  
聰上納宜弗聲六繫徊轡崇蘭皋愔翫諸有恢籠牢刊  
茲大文眾不祧郁平煥采璽瓊霄

拯惑



零蛇之譽眇所憑也襲狗爲勢末由矜也附蜚而飽胡  
足恆也天生萬類人有百趨踰踰涵涵淫淫趨趨或  
誇蚓蝨且傲與牛驥同皁孰諒爾誣入久斯變芳蘭鮑  
魚麋蛟錯宅孰奠爾區狎久而僭良玉砥砢乖愛惡之  
得失逆溫涼爲慘舒發畔換於干仞揚大聲而疾呼墜  
天裘而懵懵任牴牾於史監挾恚怒之塊鞠逞一噉於  
歛劍投僕邀而不知徇註誤而无厭狼戾閉塞狙詖騫  
汙汎剽憤昵伎倡兇愚睽中本與齟道開性外之側塗  
藐余躬之在翳慚冥命於縈株慮崇替於接景受矐睽  
而寄獻得毋笑乎土梗自偶於蓬蔭互連雞而不栖

信感豚而未孚類解飢而服蓼曾假柯曰伐梧雲翮泄  
兮下鷹隼莽颺駭兮馳狂鼯處不得竄藪而辟匿出不  
能彎弓而暗烏愴淳淳之埃填衆枉嚼嚼之鑑抱孤曷  
所曜聞瞋而盼盼剽火恣焚橫流狂飈春芸艸曰爲肩  
開元載之私第翦鳥羽以擇米雄韋陟之貴裔門王石  
之豪侈競霍楊之意氣朶雲之書未終金色之骨旋棄  
白檀之亭建李璋陷身於囚繫紅粉之壁成楚客流配  
於遠地路津據要而輟轢纓羽飛空而矯厲駭脩禩於  
皮褐擲盛暘於昏窳譏諂蕙蘅蹂躪松桂恣耽樂於帷  
薄習蒸報爲仁義逮履影而弔心懊昔隆而今替何螳

蠅之禦車方莫亮於孱細胡貪夫之伺財師鵬鶚而好  
婪握鉤繩以怵迫惟錐刀之是耽一兔之命可易五兩  
之絲不廉惜諸道之茶籠括上戶之絹縑畜夏侯之雞  
卵矜猷得於秘鈴魚昇期之大牛私饕餮於老饕夜一  
眠其五起循隅窺而趨趨防金鑰之受攫縫重複目葆  
函心振振乎什佰目眊眊乎朱藍拒親戚目如蠶縛手  
足而自蠶哀亟斃而指鋤縮短舌以咕謏拳徒手以長  
譟流冷泚於頰頰下積陽兮寂門旋陰風兮薄幘黼紅  
男與綠女正鬩歛之未厭其斲雕以器真工組織於詭  
詭千鎰之餌不驚一筭之籌非借張焉以噪之山百嶮

兮能跨蜥焉曰螫之井九仞兮能下廁襁褓於市鄺稱  
乞人之措大冒通卽曰聯譜倖官途之有籍郭純之孝  
是詡慶遠之忠堪亞氣何激而霧騰淚何痛而泉瀉目  
何覩而睂攢耳何聆而口詫奚越起以載盆欲抗躡乎  
雄霸羌顛顛以夷褐還陵奪乎嬌姁忽蘭而蕸條櫟而  
蔗置罔兩於煙雲極陰柔而百化障未揭其重層潰已  
乘乎微罅來姑布之旁闕始截弭而投弮塞沮忙以嚙  
呪尤荏弱之可憐蠅質胎於穢始蠱必集於夜先勅筆  
可曰獻何論乎赧顏鞞鼻可曰嗅何譏乎脅肩休戚狼  
狽朱墨倒顛六鈞辭挽七札意穿揣揣乎杯酒區區乎

執鞭魚鼓鬣而得淵鳥振翼而上天麋逐之而有所忌  
抵觸之而有所賢窮幽闕之光怪發空虛之妙妍領溢  
眄而生意咀賸瀝而得鮮獵纖禽於偶爾尻上流於未  
然審氣燄之高下量時勢爲止遷忍猥媚爲此態終昧  
昧而眈眈或心貌乎蚩蚩復矯之以佻薄好漏洩於言  
辭發病瘁於拓落峻泰華而眇培塿尻鸞皇而欺鷗雀  
飾侍从曰髡黥召婦人之長腳張筠遭胡翩之輕任園  
受虛程之虐唱昭緯之一詞糾雀駢曰四酌履聲橐橐  
接離倒著憑闌一吐座客不樂肆酒於座罵以爲謔哭  
女於鄰哀曰爲樂當道之官皆蟲豸舉世之文皆糟粕

嗚噓焉而舞詭訥焉而躩心術已壞於頑疏酬對罔遵  
乎矩矱詎漆園之傲已自全抑長卿之慢有所託喎愚  
鬼之昏菽守闇弱以始終既囚拘而窘窘亦朽穢而庸  
庸浮隋反西牽詘謬東宰相擲研御史縮葱斲窗有陽  
滔伏牀有阮嵩放牒有惠泰判誣有道宗學瑟而膠柱  
執竿而鋸中蚤沈淪於漫漶難挈提於闇瞢目不疾而  
矐耳不閉而聾足不折而蹙背不僂而癢執兩歧兮無  
主堅一得兮自封揚詒諛之短喙交雌聲曰競雄來彭  
亨之大腹納汙垢以恃豐左兮右兮不逃衣食之磨礪  
出兮入兮不離妻子之罌罍或俛俛而失所迺咄咄而

書空國方擾其獼猴市還聚其螻蟻既已汝牛而我之  
爲馬安必我蟲而子之爲龍是又遞歸於靖寐罔能變  
相之畢窮胡醜類之迭出更肆之爲兇殘朱粲之釜可  
煮王旭之竹可彈浴斛之蠍未去宅門之虺正蟠隨薰  
胥以鉗欽艱贖命於百鍰鵠鵠對之而毛豎猓猓望之  
而鼻酸猶竝育於高阜竟別具其肺肝胡自外於康逵  
且恂魄於祆妄舞縣厓之僊衣置巍塔之鐵像守庭戶  
以噀嚙索石皇於景響馮姨直元景之徒高吏實用之  
之黨挾惠範之紆回效李恒之懽悅險澀而莫測其由  
譎秘而莫名其迂吁閬茸之俯倏謂鈇鉞之罔嬰盪生

理於摩剝縋奇衰於宵冥縣巨石其當髮捫鋼刀而有  
稜惠侵陵之潛兆愚慝逆之始萌鷺延頸目陷虵來猛  
鷺之角鷹狐戴觸目習魅俄受戮於雷霆勢必裂乎所  
極曷避醢而早醒天地羃羃禽獸趨趨人而中之可怵  
可惕中而倚之可以可溺朽柱建其危瓴基目浮而下  
塈迴風汨其狂瀾堤目潰而橫激旦陽之地不能容射  
工之螫明鏡之旁不能益倭傀之飾犬一吠而狡兔逃  
狸再搶而亂鼠辟惡莽不生芝蘭之庭怪鷗不入鳳皇  
之國卒无補於機謀枉自戕其材力知止者不殆知足  
者不辱守正者不阿養勇者不縮宅忠厚者不傾明趨



避者不蹙稟於仁者不外殘周於知者不內黷遂太平  
之億游順生息之鞠育庶獲休而誅勞並去旤而來福  
紆余思曰致縣眇衿褱整而弗譽肅五倉之神宅激三  
池之上淵葆崇穎曰茹秀握元龜曰敬予曠閱卓乎霽  
臺沆漑輸乎天泉參空同之神虎樹太華之貞蓮粦瓊  
醴而味醴拭熏蕤而景縣燕語林而晨悅蟾洗露而夕  
娟恬復恬兮鼃夢暇復暇兮歲年閔蟲沙之菌蠹弗自  
適於蛸蠨願華胥之替納娛大化而翾翾翾兮栩栩  
聯軫兮接武周之兮重規折之兮疊矩選蠕觀望懲越  
俎兮祇悚芭背厲飭簠兮吮華咀寶紉有緒兮冠網帶

裳式有序兮言一軌倫揚謠舞兮載息兵刑樂鐘鼓兮  
噩焉渾焉超三古兮陰陽之調恒懽煦兮

攬秋賦

疏籟振木行雲過天明月欲上幽人未眠蛩唧唧其試  
語花藹藹曰相妍信秋芳之可攬羌蓄意兮誰宣夫曰  
旨序之代嬗每迭榮而致槁目人歲之易遷將遞壯曰  
就老擢元鬢兮漸改悔脩名之不蚤凜塵溜之外緣返  
眞宗於吾抱但固視而久存終何累乎皎皎澄裏忽朗  
天門洞開纏度苦砥金銀爲臺清有風露鬱無雲雷斗  
橫雁去氣爽鶴來結杏喬爲儔侶期泯滅乎疑猜使其

側範剝凌遊心廣驚棄崇蘭曰溷荆甘貞桂之受蠹危  
蹶墮於嶮巖闔大衢而莫赴終拘孿於晦沈將徽墨其  
容度是曰哲士善返君子相幾玉質惟縕珽德匪希洵  
不斲而不斲夫孰脂而孰韋振吾袂曰延領來靈藹之  
清霏發廣漠之遐唱循大化曰爲依

元皇慶權箴

昌國衢山人墾海岍出銅權一高慮僂五寸冒強圍四  
寸弱上設紐穴約度三分中合六而成槩底平圓而博  
爲陽文者十曰皇慶元年曰慶元路總管府爲陰文者  
十三曰錄事司曰秤匠曰較勘相同曰人字一号剝蝕

舊黜體則質文則古爲五百餘年舊物无可疑皇慶系  
元仁宗壬子建元慶元路者弄璋祖一統之第三年至  
元十八年辛巳改宋明州慶元府爲路也總管府者轄  
浙東道宣慰司下如今郡守職統四縣二州錄事司者  
於郡官宣慰使都元帥諸職外別設錄事司言達魯花  
赤錄事判官各一人皆普顏篤皇帝遵守薛禪皇帝成  
憲復武宗改變諸制已更張天下嚴黜陟之冗濫資選  
貢之優劣定官民車服之制議太廟親享之禮通達政  
事斐然可觀此權雖小煇如見質劑罔欺上下均五階  
平幾正同律協宜之治焉其曰供翫好云乎哉今藏吾

友李君鹵民處爰叙其始末而系之曰箴

一物權曰權物而天下死爭正心權曰權事而萬事乘  
熒匪權之爲寶寶其胥君子稱平之道

葛壯節公寶刀箴

雄一雌一慕容是船善勝寶勝貞白畜焉亦曰防禦亦  
曰壯威而不與國事猶鉛鈍耳山陰葛壯節公起家右  
科總閫昌國鏖拒鹵逆蒙刃殞躬言拍髀者二每臨陣  
恒資爲左右手公所手鑄也瀝曰日南鱧石之血韞曰  
丙午純火之精浴曰蒸母五牲之溺淬曰蒲元蜀江之  
水日方晉洪準式於古視赫連三尺九寸之度稍殺而

加博一曰昭勇一曰成忠銘辭於罇曰警宿志海上之  
戰逆目刃斫公首去半公猶拳指握弭陷梟紅酋數人  
信乎其勇且忠矣公昔在任滄流正橫公館金廣文士  
至家務暇卽手持二刀掘袞蹲階石霍霍然磨礪之無  
纖塵汗然後已旣已必反覆視視已必鹵向呼母夫人  
三淚隨涔涔下沾衿袖間竝及刀卽舉衿袖拭刀拭之  
久刀與衿袖淚竝乾然後納於奩如是曰爲常此廣文  
爲余語者嗚乎知事難兩盡蚤權衡曰定所趨非勢竭  
力窮始激發曰成其烈也公之子曰簡曰啟各曰

恩綏服官爰念此刀爲先將軍手澤之所貽生死之所

其血淚之所凝結精靈之所憑依析簡徵辭藉炳千古  
伊彼驚雷陌露流霞崩霜覆斯過焉聊法張景陽文身  
之銘待補陶弘景斷蒙之錄爲之箴曰

物曰利用者良利用而益於用者臧或其不尔毋甯閉  
而自藏刀凶器也曰之除暴殄寇則濟也而唯恐失其  
利也雙蚪天矯塗之廳膏倚牀无施芒采歛韜或掣環  
而舞天雲爲之高玄身曰尺咫舒卷皆洪濤天苟佑之  
俾將軍建大業天不佑之爲將軍後者不思踵武并葉  
下隕家法上辜

國恩疇克永永保弗隳功勉貽令名曰勇策外曰忠惕

中曷蹇而屯曷朽廢而湮曷沈屈焉而不信

旌封節烈恭人塔塔喇氏暨二女葬井銘

道光二十有二年壬寅四月丁亥紅夷寇剽陷乍浦  
城其時婦女死難於水者庠生劉若金妻顧氏投亭橋  
河死廩生劉東藩女七姑投井死庠生胡贊喜女秀姑  
投園池死杜義茂妹貞姑投北濠河死具邀

恩卹旌其門閭而塔塔喇恭人與二女同殉曰死爲尤  
慘焉恭人甘肅鎮海營游擊鑲黃旗岳明公女乍浦駐  
防左營佐領君果仁佈妻也扶風習儀榮陽嫻惠讀兵  
書而解義勗夫子曰圖功雖死單將之勇入深圍曰拔



劉頗知募士之籌嬰孤城而佐李所謂師虞潭母之壺  
行稱韓延安之佳耦者也維時鼉疊東關蟬艇西來匈奴  
一隊之軍雁門已入田悅萬人之起馬燧難遮險岍  
煙檣密若枯林之絙空天火彈多於驚鳥之飛而同知  
肅公逢甲千總韓公大榮副都統長公喜目及左營鑲  
紅旗佐領隆福正黃旗佐領額特赫正藍旗驍騎校伊  
勒哈忒鑲藍旗驍騎校根順右營鑲藍旗佐領英登佈  
鑲白旗防禦貴順正藍旗驍騎核該杭阿與防兵興桂  
壽成等二百六十七人各省府調防官弁等五百餘人  
均死事焉而恭人之夫佐領君率其二子亦軍於觀山

下散爲董襲之斷繼竅突重圍不恤傳永之被創獨當  
一面嵇紹其驚其浴血馬援幸免於裹屍然其肯金汁  
礪焚沙洋城失過頭鐵氣風與敵腥園郎哀啼潮來助  
咽舉刀刎頸亦有樂羊子之妻拾炭題詩豈無徐嗣源  
之女而恭人倉皇探信茫昧聞辭咸曰佐領君已陷陣  
歿也爲之秋顏變白霰淚流紅擲羅敷之箏塗禮脩之  
面碎樂昌之鏡封董氏之髮因思熒熒者藐躬慘遭至  
此還顧依依者在膝痛割偏難然而災其切膚往誰託  
足韓舍人已逝而北山何忍投羅殷校書卽存而渤海  
豈容汗刃冤無悔溺精衛之石甯啣心不成瀾孟郊之

詩風諷明月與鑒謝茅經之拯清流不塵異臙脂之辱  
蓋棄二女而投井亡矣此二女者長曰稱次曰榮稱姑  
之年十一榮姑之年纔八齡耳喬氏嬌兒弗差大小袁  
家幼妹待字謝殷行則聯豆蔻之村坐則交蘭茗之影  
倚晨匳而嬉笑猶學梳頭分舊絹之闌殘尙邀試翦猝  
遭大故母也天只倘復偷生我辰安在祇好姊牽妹手  
作漂零短命之花可憐女挽孃衣到紉絕重泉之路其  
又京兆之雨竇踊厓石而偕殤隆興之二劉爭帶頭而  
竝縊者乎逮佐領君移守還城奔哀入屋地堆斷舄則  
覩物皆魂夢覺殘鐙則聞聲疑哭危巢頓覆痛半卵之

无完枯竹旣戕泣新枝之與折握九仞而薶玉腕斷雙  
綆而墜銀鉶何堪奉倩之情況絕中郎之望此亦寸心  
之轉有甚於轆轤大招之歌更淒於螻蛄者矣爰迺實  
之黃土羈曰青莎築螫三重卽代牛眠之隧覆梧一樹  
聊當馬鬣之封吾知恭人與二女仍故宅之栖未愁暴  
野遇新死之鬼定有鄰姬但盼兒夫早釋人間之冑相  
依弱息且縲地下之絲三魄同歸一坏終古不可哀哉  
嗚乎顛風過陌捲盡楊花驚鳥下空啄殘乳碓江陵潛  
室幸爲避寇而開皀母盤靈好伴女僊而處允宜受封  
丹誥列傳彤編俾讀方生之辭者永念龍憐之節過洛

陽之郡者不忘惠風之貞伊貪生喪潔之儒與食祿墮  
忠之士其能聞之而愧悔歟而興起歟故於旨之成仁  
就義確然有徵者連類埒志之穹石旣樹系曰銘辭云  
乍川之濶兮觀山麓封尸纍纍兮誰榮誰辱母之清白  
兮女婉孌矢躬噉噉兮曷慕曷患翹崇蘭兮揚芳荃兮  
歸於所兮澂無管兮彼鼃見之小兮羌難與之言兮